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十三

魏承祝字料侯原名槐字黃生湖南衡陽人道光十七年

范增論

江孝子傳

致曾侍郎書

別彌高祝上人序

祭杜貞女文

鄭珍字子尹貴州遵義縣人道光十七年舉人微用知縣有巢經業文鈔

說士昏禮夫婦之名

巢經業記

梅峻記

隸對

祭舅氏黎雪樓先生文

遷居紀事

送黎蕤齋表弟之武昌序

七

屈欽鄰 字樞齋 號純甫 浙江平湖人 道光十七年舉人

關佛說

八

江忠源 字常懷 號炯湖 湖南新甯縣人 道光十七年舉人 官至安徽巡撫 殉難 贈廣州總督 諡忠烈 有文集

武昌紀事序

九

復彭晚航學博書

九

答劉霞仙茂才書

九

鄧瑤 字伯昭 又字小耘 湖南新化人 道光十七年拔貢 官麻陽縣 最論有雙梧山道館文鈔

杜密劉勝論

十二

闡者論

十二

假山說

十三

退湖說

十四

重刻紀思堂集序

十四

從兄病終都門紀略序

十五

送江岷樵同年歸新甯序

十六

丁果臣送友喪歸浙江序

十七

與崇海秋大令家鑿書

十八

與黃生論婁堂書

十九

勅授文林郎周先生墓表

十九

例授武德騎尉候補守備鄧君墓表

二十

蕭府君墓表

二十一

趙

字振卿湖南甯鄉人道光十七年舉人官靖州學正

二十三

平楚頌

二十四

九日倡和詩叙

二十四

書徐海宗遺墨後

歐陽泳

字子季號松洲湖南桂東人道光十七年拔貢有寬閒堂遺文

二十六

叔舅朱澤區六十壽序

二十六

黃朝臣傳

國朝文匯丙集卷十三

范增論

三魏承祝

項羽之不有天下。范增為之也。羽之救趙破秦軍也。既已破秦。秦莫敢仰視矣。及入咸陽。殺子嬰。沛公頓首稱臣。當此之時。雖微韓生。何難改正朔易服色。南面而帝天下。然而未遑者。則以懷王在也。懷王。項氏所立也。懷王牧羊豎子耳。伐無道秦。何患無名。秦非楚一姓私讎。何必立懷王。甚矣增之無謀也。增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勝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梁乃求楚懷王孫心。立為楚懷王。不知增之意。姑以從民望耶。將終奉之耶。將終奉之。則鴻門會上。不應有奪將軍天下。必沛公之語。姑以從民望耶。是懷王為項氏君。猶宛繫也。宛繫之君。無關輕重。徒以掣其肘。使授柄沛公。以分其權。而樹之敵。乃忿而圖之。江中。賈翼裁之名。以自賊。何如其弗立也。甚矣增之無謀也。夫陳勝之不克終。以苛察少恩。諸將不親附故也。非不立楚後也。沛公之卒有天下。以除秦苛政。得父老心。且上無義帝故也。使向增不叛立義帝。羽之力自足破秦。沛公既已附楚。則夫沛公者。羽之臣子也。雖先入關。必不敢背羽。自利雖自利。羽必能取之。且使羽滅秦。即帝關中。裂天下分王侯。賞罰之權在握。君臣之分已定。非大無道為亡秦之續。沛公必不敢起而興問罪之師。且使羽即率其所行。

或一再傳而亡。或及身而敗。亦赫然為一代生民主。沛公即代楚。後世必有以篡弒之名加之者。孰與烏江投首。霸業灰燼也哉。甚矣增之無謀也。增之為羽謀者。殺卿子冠軍也。殺王子嬰也。殺沛公也。殺義帝也。殺降卒也。未聞有一言及仁義。為羽計久大者。然則增一狙獍無行之忍人也。羽不用增。其猶後亡與。

江孝子傳

江孝子盛。縣清泉橫江橋人。生六十日而喪父。母氏李鞠育之。幼有至性。家貧不能讀書。羅織字。業織布。兼為人拾字紙。養母營生。兩兄留粵。弟先後客死。與寡嫂猶子同爨。無閒言。孝子年三十餘。未有室。晝出傭。夜歸。卧榻下。疾痛疴養。必敬抑。極之。涕唾穢。必親滌拭之。母六旬。遇危疾。昏不知人。醫者束手。孝子伏榻側。哀慟幾絕。夢延醫中堂。暫面修髯。衣冠甚古。孝子負母出診視。甫切右手。曰。疾不可為也。哀懇再四。曰。爾以左臂與母嚙之。倘可瘳。孝子即伸臂奉母嚙。嚙未殊而寤。母仍瞑目榻上。氣冉冉不絕。如纒。孝子曰。嘻。神人教我。也。取機上刀磨之。光瑩如半月。銛可鑿髮。製白布。裹而藏之中堂神座下。家人見之。以為孝子將自刎。從母也。搜其刀。不獲。夜半。孝子齋戒沐浴。更衣跪庭中。焚香祝天。願減十年算。延母壽。乃出懷中刀。袒左手承。齧牙齒。肉起半寸許。右手割之作碎布聲。唾肉於盂。再拜而起。臂間微

覺麻木亦無血惟刀痕四圍綻黃汁數漉而已。白布束臂。搽益效。宿火熱之。跪榻前。以匙進湯於母。喉中格格作響。漸乃浸沈而下。有頃。母張目曰。兒何處得人。薄飲我。耶病頓起。孝子堅屬家人。勿以割臂事驚母。母見孝子常捧其臂。屢詰之。託辭以疾。對終不忍。以情白母也。後十年。母乃沒。孝子四十餘始娶。生三女。五十九舉一子。猶敬拾字紙不棄云。魏子曰。余觀古孝子割股養親事。疑不足為孝。徒以傷親之心耳。今觀盛照割臂始末。其用心抑何至也。既療其母。又沒齒不以告。非至誠而能如是乎。大孝之人不可見。如此愚孝者。亦何可少也。卒以此延母之年。孰謂天道無知哉。

致曾侍即書

滌生仁兄閣下。五月初二拜別。水陸行兩月餘。以七月十五平抵黔首。聞邨報欣悉。吾兄大考列前茅。此事固在弟意中。然聞之不勝雀喜。者鳳鸞飛翔於九霄。則羣鳥皆為鼓舞。爭先睹之為快也。出都後。獨行無侶。兼久旱少雨。荒涼滿目。常忽忽不樂。途中前後皆無詩。惟過輝縣。覽百泉勝境。清風直沁入心脾。俗塵不知消歸何處。泉約二里許。深四五尺。發源處便可汎舟。清澈見底。藻荇交流。混混不舍。晝夜周圍。發以白石。樓臺亭閣。金碧輝煌。奇花異草。高低掩映。泉上山即蘇門山。孫登長嘯臺在焉。山左有邵康節行窩。故陞山右有行宮。純皇駐蹕之所。碑碣甚多。宇皆蒼遒。可

愛壯麗不如。圓明園活潑則過之矣。率成四十韻贈陳毅堂刺史并寄呈以攬元
一卧游也。自沙陽至沙市舟行三四百里水淺而平。兩岸楊柳婀娜葦青蕙漲。瀆
縱橫處處可通舟楫。如行瓜蔓中。莫辨經緯。出小港忽有湖約廣百里。即青草湖也。
四時皆止水。四面九十九水入焉。水深則北流順風揚帆。半日而過。過湖復入小港。
水益綠。葦葦益深。將至沙市三四里。萍首厚數寸。至礙舟。仰視濃陰蔽日。惜不觀楊
柳飛絮時也。由沙市橫過常德澧蘭沅山。香風馥郁。想見靈均當日入桃源以上峭
壁插天。危峯障日。怪石橫互。江心如城垣。如樓櫓。如龍蛇。如虎豹。如筍。如牙。如劍。戰
駭浪驚濤。劇心怵目。每上一灘。舟與湍爭。篙與石鬪。長年挽百尺。緣延崖窟間。自
郭亮背負青天。昌黎云。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人閒到處多險境。豈獨
瞿塘盡瀨堆哉。上水行二十九日。至鎮遠。陸行七站。一綫羊腸。尋雲切漢。忽而騰天。
忽而墜淵。膠腸迫促。漫無條理。獨貴陽省會。形勢冲和。峯巒拱揖。周遭如荷蓋。約五
六十里。中間平坦二十餘里。城郭若連環。約十三里許。南明河繞其外。玉帶河貫其
中。虹橋起伏。佳木陰翳。闐闐喧聞。人物秀麗。山谷老人謂風景大似長沙。良佳。初到
謁見各上憲。如老女新嫁。舉止終覺羞慚。月內可望代庖。而缺出頗少。過此自則在
省度歲矣。黔中局面甚小。向無虧累。近漸入繁華。各縣皆有陪墊。衝要之缺尤難。弟

拙訥成性書生習氣當官非宜。榮枯得喪聽之於命而已。貴高足沈秋颿大令。恬靜
醅正一再晤面。性情便覺相得。現丁憂將歸。路費尚形支絀。其居官清況可知矣。專
泐布臆。惟希心照不宣。

別彌高祝上人序

余生平方外交二人。一陳觀我子。一彌高祝上人。與余齊年生而皆能於詩。觀我之
詩清微淺遠。如其為人。彌高磊落英多。雕鏤造物。生氣迴出。猶憶二十年前。余三人
者。登山峻嶮絕頂。終日聯吟。興之所至。前不知有古人。彌高慨然曰。宇內有名之山。衡
其五之一也。為峯七十有二。莫尊貴於岫嶽。岫嶽上當南極老人。與北斗衡星平。故
山經云。衡山一名岫嶽。自祝融襲衡山之麓。而岫嶽退休者幾三千年。然猶幸禹碑
懸遷。嗜古之士。得以據圖經。復其故號。昔吾先祖黃門君。讀書此山。有志表章而未
之逮。子他日。益別成岫嶽志。為山靈生色。可乎。余曰。若然。豈惟山靈之幸。亦吾輩不
朽盛事也。因相與卜築聚雲山房。約春秋佳日。偕同志吟咏其中。凡茲山一泉一石。
一草一木。皆將爬羅剔搜。以發其精華。使不鬱湮。抑闕潦倒。無聞以終古。願念人生
歲月易得。聚散無常。曾幾何時。倏歷二紀。今觀我永別。且十餘年矣。余亦南北奔馳。
迄無暇歲。惟彌高以閒身處勝地。宜若可慰山靈之望。而又以磊落英多者。徹其名。

於公卿間。遂為所敦。追出而總一郡僧綱事。然則聚雲之約。當何時踐乎。雖然。余兩人者。今年甫逾四十。苟倦飛知還。後此之日。月方長耳。且又烏知夫山靈之不默誘其衷。使不碌碌於風塵中耶。故於將之官。黔中之日。書此別。彌高。正不寒前盟也。

祭杜貞女文

惟天地之正氣。是生偉人。男則為忠。為孝。女則為節。為貞。可以箴頑懦。厲子姪。蓋其所守者重。故視富貴。死生而皆輕。然而風詩所歌。誓柏舟者。惟共姜一人。而至以貞稱。則魯伯姬而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嗇乎。其未之前聞。秦漢而下。武昌山頭。有望天之石。清風嶺上。留貞婦之銘。亦足垂不朽矣。獨至於未經作婦。羞面存貞。奉翁姑。負螟蛉。為泉下人。終未了之事業。此實為千百載所罕觀。而又何論乎從容就義。殺身成仁。使生於異代。猶當為之敬啟而隕涕。而况好締朱陳。近出於槐之壩。觀惟貞母。生既足敬。公沒猶有祭。試看龍綸下逮。樹表建坊。致動百千萬億人之觀聽。我知眉壽永年。福祿重申。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烏乎已矣。兮。又何必為之傷神。

說士昏禮夫婦之名

鄭珍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婦非名之大者乎。今有夫婦於此。共牢而食。未久也。或問之。則即應曰。是某也。夫。是某也。婦。言之正者。名順故也。未然者。或言相及。道相遇。心固知其為夫婦。而口不可得名也。強名之。匪惟人哂之。已必內慙焉。此天下之同情也。聖人緣情以制禮。制禮以定名。名正而夫婦之道乃順。而無苦矣。壻之迎婦也。女次而純衣。已居然婦矣。名婦可乎。聖人曰。未受夫之膺。無從夫義。則仍女也。壻之迎女歸也。御車授綰。揖入寢門。已居然夫矣。名夫可乎。聖人曰。未入室對筵坐。無匹配義。則仍壻也。故士昏禮。奠鴈以前。婦止稱女。入室以前。夫止稱壻。至奠鴈再拜稽首。壻於女。若曰。吾已執摯授汝矣。女於壻。若曰。吾受若摯。則從汝矣。經至是。乃謹變女名。婦曰。婦。從降自西階。於是婦之名定。而壻猶不與以夫之名者。此其際。聖人之慮深矣。及壻入於寢室。婦於夫。若曰。苟非吾夫者。而焉入此室也。夫於婦。若曰。吾非若夫者。而焉有此室也。經至是。乃謹變壻名。夫曰。夫入於室。即席。於是夫之名定。聖人之於名。其不稍苟假若此。故夫婦之道。順世之未婚。守節於三代。或未之有乎。即有之。殆聖人之所難言乎。雖然。當世教衰時。一邑一州。多得若人。八九輩。以恥紛紛之。定名夫婦。與居生子。且老而朝。曰。未亡人。乃暮。即枉他。與者。其羞惡之塊。猶視與之。

論周孔禮制或必有易入者乎孔子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一受其聘終身不改此於女子之遺誠窮極不可為常正聖人之教夫婦亦斷不若是其難而人且若是其難則盡人可為而且不為者於夫婦之名何居也

巢經巢記

非居盛文之邦或游跡遍名會或膺朝省碩官其人自負學好事而雄於財又親戚僚友子弟力為羅掘貴富轉鈔無不如意不能名藏書家也余幼喜沈寢見人家稍異者必盡首末稍長讀四庫總目念雖不得本猶必盡見之襄牂提叢山之中家赤貧不給饘粥名聞不到令尉相過從不出閭里書師齊秦吳越晉楚之都又無葭芋之因可藉據蓄念也凍餒迫逐時有所去去即家人待以食歸而顧擔負色喜也解包乃皆所購陳爛相視爽然而余常衣不完食不飽對妻孥捋髯寒粟象亦每默焉自悔然性終不可改易迄今二十餘年矣計得書萬餘卷漢魏後金石文字泉宋元來名人真跡又近千卷雖不能名藏家亦多矣其得之之難為何如哉玉川子欲拾遺經巢之空虛誠貴之也以余得之之難其視玉川之貴之又當何如儼寓夷窄水上若羈禽無定棲因以巢經巢名所寄之室嗟乎書猶財也當其無自方期有之有而僅攝緘固錙不為己用則反不若不為累或用而僅罄之居服飲博淫蕩

無益亦未見為能用也。聚書而不讀，與讀之而不善者，何以異？是夫聚而不讀，猶不失為守財之俗子。至讀之不善，斯敗家存宗之尤矣。致足於外而不求足於內，則是外物者。又安見其可貴哉？昔陸務觀為書巢，入其中，不辨真偽，而卒以浮文誕詞名。至記南園為世詬病，下民侮子，或亦其不善讀書之招也。可無懼乎。

梅峽記

峽即所謂側掌而襜臍者也。南於墓徑可百步，高與臍等，而掌末適直墓門。山蓋得此乃環合而雄深，其中始圓，窾可田可池，無則枯短直露，舉不足觀也。初土人錐腰為田，庚子秋余得之，始復舊相，其勢若植巨木，則婉秀為所奪。且前山之雲委而波屬者，皆蔽矣。乃種梅焉。至今四年，於是峽之上，乃無非梅者。梅之初也，府君蓄盆梅一，修踰尺，大如指，千葉而白花。一日先孺人撫而言曰：「凡物皆有全量，使天閔不盡其性者，皆人為害之也。」因出植雞間。越年，其條大發，又越年，行樹下而冠已無礙。余因雨水前，削枝之近土者，半夾以石，深擁之。期年發，擁其根者三，而得一或二焉。乃斫而樹之。樹者又如足分之。因是堯灣寓宅多有梅，其祖樹當丁酉六月，花一枝是秋。余舉於鄉，及庚子，先孺人棄養，遂不花。明日乃枯，以死木之可感也。如是。今此峽之或喬或稚者，皆其子孫也。憶余在十年前，結草亭於寓東大巖下，左右植梅五六

國朝文匯

卷十三

五

國學扶輪社印

株割前之田為方池中栽蓮而上萱柳每春夏葉茂枝撐相交一亭皆綠先孺人或坐梅下紡綿績麻或行梅邊摘苳弄孫子及秋露冬晴則又架竹槎枒間曝衣襦乾苔藓徐徐然來往其際亭之外皆圃中植者患防菜則以余酷護也時余出稍芟之家人閒舉以為笑至今皆移來此其某株為所倚而撫者某枝為所芟者某槎枒為所架竹者宛宛皆能記憶而據岵北望巖然一邱音容莫復徒使茲岵為瑶林為雪海過焉者嘖嘖道山中之勝能無悲乎詳述之以見諸梅之能盡其性者皆出自先孺人手也岵者寓陟瞻之意岵岵同字義蓋依毛詩云

隸對

客問曰邑之隸橫恣有年矣今一二賢令長力思摧其鋒以懲其前而卒未之悛者何也曰子不觀家之獮犬乎我之蓄彼責以防賊脫或子來為彼所齧彼計必挾已縱而匿番椒甘稍親為子屑謂何不防罪反在客期期彼來必即寸磔子去彼來屈伏潛藏禦人終夜狺狺狺狺及旦對之怒歸渺茫蓄隸者何以異於是也客曰妻悍出屜牛瘦易牧子吳為哉必是之蓄曰斯犬也以言足食不若羊豕以言可玩不若狸狽雞兔之娛愈惟是狡獪兼其猛厲捧首晝眠喙常拄地微聞足聲倏起呻逝漆夜驚賊啟戶膽縮羣嘖不前彼膠四逐尚有餘力爪地撲撲子欲易之必取馴伏則

蓄犬奚為。既且吾嘗觀其噬人。亦非無因。友如君輩。衣冠至門。屢招方來。童子代聞。彼方起敬。垂尾圍豚。三黨舊姻。歲時來賓。入門甫曉。聞呼即邁。徐伏客畔。候骨舐唇。戾頸媚眄。亦知為親。若夫龜視蛇行。施施兢兢。自門及堂。喜彼無聲。忽暴撲脚。血流於脛。又有頻來鄰子。狎之帖耳。謂彼可恃。誤蹴其尾。彼跋而起。嗥焉一瞥。衣裂襟穿。忍淚為喜。由此言之。犬亦何罪之有。雖然。有教之犬。夜司其職。無教之犬。晝傲過客。焉得不責怪其主人也。客笑而起曰。吾以為必任其恣睢也。主人亦有責乎。然則為主人奚若。曰。繩之則曲。卷餓之則乞憐。逐之則藩籬無衛。肆之則咆哮而眾人。詛怨夫。國猶家也。子試思子之於家。欲牆雖卑而無踰戶。雖閉而不櫛於蓄犬之馴。暴其有闕乎。其無闕乎。清心寡欲。中解居禱。四洞八空。破銅爛鐵。則無所恃。犬雖猛。何益檢及疇厠。一夕數起。兒書女織。聲不絕耳。則無幾勞犬。備員而已。然後提犬之耳。告以至誠。不受揮叱。責在必行。彼於畜類。善之人心。不見夫戲犬者乎。猴冠而騎。逐鉦應磨。喝首入環。即徐磨而中規。奇技淫巧。且唯以隨安見。犬之不可以正教也。客倦而卧。隱几長歎曰。亦盡矣。君子自反。惟士為然。子身之不暇。而口多擇言。願善論犬哉。

國朝文匯

卷十三

六

國學扶輪社印

嗚呼釋氏論人四大合成當其散時無影無因雖則云然是氣非理氣則有終理則無止孔曾顏孟周程邵張惟其理存至今不亡維我舅氏我知不朽沒後思之愈覺寡耦生順沒窳乘化以遊今日高堂明日山邱我未及死情曷能已痛念靈輻啟期在邁雪中謀食負病而行孰知更病幾不能生以舅之故拌命馳歸骨立如柴吾亦自危幸撫公棺是天我憐所謂理者止如此焉吉日至矣公何踟躕薄醉於前舉我病軀師弟一失舅甥一世便此永隔悠悠天地嗚呼哀哉

遷居紀事

道光二十六年口月九日昧爽奉先府君之魂帛先孺人之神主從祖曾高三世之祖自亮齋寓宅遷於望山堂珍斬暮且經杖率一妻一男三女各服其服從以次安而而畢乃哭於門外之次哭吾父也而因哭吾母哭吾父母也而因哭吾祖曾哭吾父母祖曾而因自哭吾身蓋痛吾母之借居終世而不及見斯堂也痛吾父之及見構架而又不能侍數月入居之也痛吾祖曾自後之子孫遊長為斯里人而其墳墓遂棄之兩日程外也痛吾身飢寒困苦之餘始僅依先人墓下奠四仲享獻之居而行年四十已衰荏如六七十歲人而凡善吾子瞻吾弟收吾諸從使永保有斯堂者知復能盡遂吾志否也哭無常聲繼之以血匠者曰入宅吉事也而如此若非宜者嗚

嗚呼吾能無痛哉吾又奚知吉與不吉哉書之榜於堂以紀來居之始。

送黎純齋表弟之武昌序

人之制於天權於人者不可必。惟在己者為可惜。格致誠正以終其身。是不聽命於天人也。功名事會之倘至起而行之。吾樂焉。否則胼胝於畝。齟齬於山。枵亦樂焉。此所謂憂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也。非是則必待上之有以勸之。而後士有所恃得專志於學。而後成其為身。士各成其為身。而後天下治亂乃有所賴。國家養士二百餘年矣。讀書者自束髮受五經。四子書。學八股文。應選舉。由府州縣學生試省闈禮部。以成舉人。進士。遂授官。而食祿。次則由廩生。副貢。優行。選拔。貢於京。就別頭試。亦得停年。循資而授官焉。是為入仕正途。外此則以資進。顧或不足之。甯長年眇目伏腦。以從事於學。以應三載歲科鄉會之選。誠恃有勸之之道也。自盜賊起粵西。蹂躪吳越。秦楚邊省亦寇攘騷然。在上修文不暇。給為士者乃始失所恃。吾貴州已兩科廢省試。府州縣科歲考。至有停十年者。生童望考途無去處。力不能提刀殺賊。建軍功。致尊顯。復不能鑽營長官。借奏書。屈名保舉。又不能因緣勾當公事。稽團務。厄釐局。中間乾沒以苟且養妻兒。城鄉富家子弟。倘佯忼歲。月莫就師。貧者捨策而易業。則欲倚舌耕求束修之奉。又賤且難也。吾意此時當有權宜之法。以收士心。

而振士氣。如宋因軍興詔川陝類試未嘗必至京師也。宋元明鄉試皆即臺秩選聘屬官及家居士大夫或儒士主考亦未嘗必遣京朝官也。或可仿其意行之而無一二府為足蔽事地。然則士生此邦。值此時如之何其不怨。吾又意士誠志聖人之道聽命於天。人者誠無如何矣。自修其可恃而亦無如何哉。是固難為一概道也。表弟黎蕤齋行謹而能文。自弱冠補廩膳生。久屈於不試。將適武昌。省其從兄擬足資遂北附順天鄉試。過我言別。此其計良苦。然計此行至棊市登舟。出涪陵魚復下三峽。秣歸夷陵。順流趨荊州。經洞庭之口。及大別而拜汝兄。若復前去。更過雪臺觀廬岳。北歷徐兗。瞻光日下。水陸不止萬里。飄搖輪轍之間。畢然想望孔孟之所為。教程未之所為學。以及屈宋李杜歐蘇之所發為文章。必有相遇於心目間者。則意斯行也。誠快彼聽命於天。人者雖不可知。而在己者所得多矣。況以子之才。又在必售之數乎。行矣。吾雖哀猶能待他日歸而觀子之所得也。

關佛說

屈欽那

嗚呼。古聖賢道之傳自今者。何以緜延不絕哉。蓋賴有守道之人焉。道何以守。或黜之。或開之。以守之也。夫道之彌綸於宇宙古今。固未嘗一日而息。有與道相敵。而易亂其直者。則莫若釋為甚。其所為道。似近於理。愚夫愚婦。每為所惑。邪教不息。聖道不著。有志守道者。安得不黜之。不開之。其黜之奈何。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昌黎韓子言之詳矣。其開之奈何。居家則教子弟。使知無父無君。滅倫絕理之害。作宰則謹庠序。崇聖賢之道。立朝則法傅奕之斥蕭瑀。韓子之諫憲宗。使人人知邪說之害人。聖賢之道之有益於人。而異端無從入矣。夫人有五倫。猶有五刑。不可一日而去。佛倡清淨寂滅之說。首戒娶妻生子。而不知夫婦之道。生民之始。萬物之源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使人人行佛之說。是一倫廢而五倫盡廢。絕生人倫紀之源。華天地陰陽之氣。將何以成宇宙乎。且拜懺誦經。人多信奉。吾且如其說以詰之。謂經懺可消灾宥罪。為人子者。將等父母於罪人乎。吾恐孝子慈孫。不忍出此。夫使生前作惡。經懺能消之。是為善不足貴。為惡不足懼。將驅天下為不善矣乎。况漢以前無佛。則古人皆得罪於祖宗乎。其說何以通也。世俗之見。牢不可破。噫嘻。孝道無窮。人子所當盡者。何限。而乃以此為不忘其親耶。至戒殺一事。尤為謬。

妄夫傷殘生命。本干天地之和。必謂食素奉齋。凡祭祀之犧牲。賓客之殺饌。與夫甘
旨之供。鼎烹之奉。概棄而不用。充其不殺為慈悲之心。將五刑五罰。聖王所用以治
世者。亦幾為多事矣。豈非悖理之甚哉。孟子曰。能距楊墨。聖人之徒。况佛氏之害。甚
於楊墨。可任其流禍蔓延。而不思立說以闢之乎。余不敏於斯道。茫無畔岸。私作是
論。聊自言其所志而已。

武昌紀事序

江忠源

陳君炯齋困居危城身遭變亂事後據舉始末勒為此編其中論賊情狀不啻燃犀照水物無遁形如及早扼要斷其接濟迎頭攔擊遏其凶鋒沿途設伏挽其氣勢寬宥脅從散其黨羽云云頗為切中要與余近在武昌條陳事宜一疏多所符合非崎嶇戎馬留心兵事者無緣知也憶余曩隨烏帥勦賊粵西見公曰畫督戰指授諸將方略凡所舉動夜必秉燭一一書之思時既久篇牒繁富余嘗手為校訂諸朋好見之輒歎公臨事綽有餘裕用心縝密為不可及是時賊初啟竄眾皆倚公為長城謂邊圍烽燧可旦夕定無何公中破殘後來踵事無復有如公者賊遂罕所顧忌猖獗日甚流毒至今益腫決潰爛四出矣暇閱此卷感觸舊懷豈獨使我有西州之慟哉

復彭曉航學博書

月前胡潤芝參軍光祺到營奉手教云云近日軍情有不堪形諸楮墨不圖川楚之事再見今日昨吳甄甫制軍自滇中專差來以手書問賊事痛切指陳經忠源率復一函令錄寄呈先生閱之可想見時事之艱與忠源之無能為役矣今日之事在我行者舍四面合圍斷其接濟使賊食盡自潰別無善策司民牧者舍堅壁清野專心

國朝文匯

卷十三

九

國學扶輪社印

團練使賊無所掠取亦別無良圖無如諸帥各懷意見急於求功殊不知求急而反緩也大吏徒恃文告不能講求吏治殆不知無其人則議必不行也道州失守一月既無委員接印任事又無一兵一勇出境會合堵剿而制軍方聞賊至永州即返長沙後聞賊竄道州始歸衡郡若賊再竄甯遠不知此老又作何計較矣悠悠我里何所遭不幸一至此也太尊為我郡長城又得先生相助為理德威所播使賊聞風膽落不敢窺我疆界粉榆受福銘感實多思源不才若得追隨鞭鋸奉以周旋實慚生平之願奈此間經手事多萬難脫身事與願違奈何奈何承示大府有調太尊至衡之信竊以為必不可往住則進退失據雖得賢者百輩亦何足用徒令吾郡父老皇皇焉如嬰兒之失慈父母忍耶否耶伏乞婉言代致臥轍攀轅之意是所至禱潤芝兄已留敝營當差并以奉聞

又書爰來以愚見揣之該逆不甯江華永明即甯甯遠藍山嘉禾一帶去吾郡日遠父老似可安堵無恐東安土匪經三舍弟帶領守隘之勇會同勦捕亦可漸就蕩平四舍弟現帶勇五百餘名防守甯遠甚為單弱日內當設法調令來營差至適有感冒數日未能擲管今小愈矣請勿默念

答劉霞仙茂才書

霍仙仁兄左右。忝來接奉手書。驚悉太夫人於夏間棄養。忠源遠在戎行。未及稍致生舅。誠甚歎其。并悉五月初旬。曾承賜書。至今并未奉到。筠仙亦無音信。想道遠均浮沉也。忠源冒大不韙。墨經從戎。又復戰陣無勇。致賊擾及桑梓。遂攻會垣。深愧進退失據。乃承垂詢賊情。不棄諸不可與言之列。聞命之下。悚惶萬端。竊惟逆匪自滋事以來。蔓延兩省。展轉兩年。非賊衆而我寡。賊強而我弱也。其弊在兵不用命。將不知兵。兵與將不相習。將與將又各不相下。遂至潰爛不可收拾。至於如此。今年六月。賊至桂平新墟。時忠源方在烏都護幕中。力舉圍賊之議。都護深聽其言。因諸將各懷意見。其後遂有官邛之賊。自賊據永安。以東路空虛。為都護作書請兵。十上而說不行。遂有古東之賊。至自桂林竄出。致陷全州。忠源先軍橋頭。堵其西甯新甯之陸路。并釘塞河道。斷其北甯零陵之水路。請於河東紮營。以為合力攻勦之計。時都護因傷不起。向軍門臥病。未來。諸將無所統紀。互相推諉。賊來從河東小路竄出。屢戰兩晝夜。奪獲賊船三百餘隻。賊之精悍。若無幾矣。斯時吾楚若稍有防堵。前後夾攻。何難聚而殲旃。乃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會匪之入黨。日以千計。而地方之文武。又皆望風先逃。一至道州。勢遂復熾。惟時和鎮軍初統諸軍。忠源與之熟商。冀其可以集事。因諸將不用命。以致江華永明相繼失守。迨賊至七里江。竄走定議。以萬一

千人攔頭。九千人追尾。無奈攔頭之師遲延不進。而所過州縣又皆開門揖盜。無險守住一二刻。以待追兵之至者。自嘉禾以至桂陽郴州。賊皆入無人之境。賊又知我兵之不能攔頭也。而以後隊敵追兵。以前隊攻城池。由是而永興安仁攸醴一帶遂不保。且漸漸逼近省垣矣。然其首逆大隊尚在郴州也。忠源以前無堵禦。恐省城有先則為禍愈烈。遂請和鎮軍於九千人內。挑選千餘人。并自帶楚勇五百名。於初四日自郴起程。是夜行至油榨墟。接省中來信。始知賊之前隊已於二十八日逼攻省垣。遂兼程前進。於十三日申刻抵省。軍於小烏門外。次早繞城而入。周歷各城防堵。雖不盡如法。然賊勢尚單。逼攻不甚緊急。十五日督兵進剿。小挫兇鋒。十六日賊遂不敢復出。惟於周圍高築牆壘。我兵進攻。賊從牆眼施放鎗礮。不能得手。十七日移軍祭公墳一帶。逼攻賊壘。晝夜用礮轟擊賊船。鳳皇廟土兵移紮河西。以堵賊匪西渡。十九日向軍門自桂林起病來省。父老留住城中。省垣想無顧慮。二十日我軍奮力進攻。殲賊數十百人。二十二日探報郴州賊匪竄到。我軍迎擊於仰天湖。時賊衆我寡。黔兵稍卻。勢甚危險。忠源帶勇向前衝擊。短兵相接。殺受矛傷落馬。軍士殊死戰。將賊擊退。扶救回營。日來創口漸合。惟尚不能行動耳。見在賊之後隊一萬餘人。已陸續到甌。屯聚南門城外。湘水在其西。會垣在其北。忠源與和統領軍其東。聞後

路追兵日內即可趕到再軍其南而該逆四面受敵可以一鼓成擒惟各路鎮將除和統帥外實無可靠之人未必能如願以償也忠源嘗料賊之詭計總思北竄貴邑既有湘水之隔對河又有重兵似可無慮但恐擊敗之後四處分竄急何能擇耳然賊亦無他伎倆不過未到之先遣奸細以虛詞恐嚇之將到之際遣前隊以甘言籠絡之既到則殺戮淫掠無所不至愚民至此始知被給而已悔不可追也至於賊衆雖稱萬人賊其實能打仗者不過二三千人且此二三千人亦非異常驍勇我前彼仍卻我卻彼乃前惜各營將備不能忍此須臾耳忠源身經數十陣所歷驗不爽者務望宣示鄉勇俾臨陣須有把握又駐紮地方必須先築營盤深溝高壘賊初來時但在營中用鎗礮轟擊俟賊勢威既竭然後出而擊之靡不勝矣屬選擇曉暢軍務熟悉地形刻下實難其人但於賊勢緩急必當隨時奉聞也伏惟原鑒不盡欲言忠源頓首

杜密劉勝論

鄧瑤

漢杜密去官還家每見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夫謂勝為清高士則隱然以密非清高之倫矣顧吾思之勝之居鄉緘默庶幾秉禮自重之士密雖多所陳託然觀其對昱之言曰志義力行之士而密違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刑賞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則知密之陳託以佐太守行激濁揚清之政非私有所干也如是亦何嫌其多所陳說夫所貴乎鄉先生者以其爵位尊顯齒德高敏既足矜式鄉人亦為守令長官敬憚凡郡中豪族大姓積奸巨猾久為民蠹與凡弊之當除利之當興小民不能訴之長官者鄉先生一一代達而興革之以慰民隱於是上下咸宜閭閻安謐盜賊屏息風俗醞美此賢士大夫居鄉裨益之明效也故澹臺滅明足跡不履公廡而邑有公事未嘗不至宰室其所言者公自不以干謁為嫌子賤為單父宰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人而單父治蓋即以邑賢之耳目為己之耳目而無事不知治易奏效當時單父之人亦不以其父事兄事者矚於邑宰為疑蓋見信於鄉黨者素也劉勝位為大夫及歸鄉里閉門養高於郡中事之當言與不可不言者緘默不出一詞杜密謂其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

此罪人也。密語雖近激勝，卒不敢怨。要之勝以措紳居鄉，置理亂不聞，固非君子所取。而密之敢為直言，多所糾發，或失惡，惡從短之旨，故王昱稍嫌其讎。從容以為言，然是一聞密言，即慚服待之彌厚。則平日之相信者，必深密亦知其信已實深，乃敢直言無隱，非卒然以言聒也。士大夫居鄉，懼事之有累於己者，不可引劉勝閉門，端軌為辭，以飾其宴安自便之請。利人之有求於己者，尤不可引杜密多所陳託為辭，以遂其賄賂營私之計。惟平居以禮義自守，遇邦邑有大事，則竭力襄助，任勞怨而不辭，既有益鄉里，復無損名望。禮所云鄉先生歿而可祀於社者，斯人庶幾無多愧乎。然求之晚近，不可得而見矣。

閹者論

鄧子端居無事，一日有客排闥入，悻悻然告曰：適詣顯者門，為閹者拒，悞甚，故退而就于斗室。鄧子肅容對曰：君子窮而在下，則視其所與，其人為庸儒碩學，蓋道德而能文章，足以生吾嚴憚憤厲之心，資吾身心性命之益，而因以發名成業者，吾必執弟子禮請見之。雖屢踵其門，不為辱。其次博洽多聞，足以祛吾固陋而擴充其耳目，增益其知識者，吾必因緣求見而友之。其次喜任俠，尚氣節，一與結識，足以共患難，託死生者，吾必陰求得之，引為昆弟之好。若皆無足恥而與，其人有鄉里之故，親串

之雅。彼雖位尊祿厚。而我之姓名家世。度其未遂遺忘。則亦可以持刺謁之。何則。羈旅之人。遠來異域。或冀其能館我飲食。我而藉以弛其擔負。亦宴人子。不得已之苦衷。識者亦不得遽相訾詰也。今子之所詣者。果足當吾師吾友。與為吾昆弟之好者乎。抑果為子鄉里之故。親串之雅素。知姓名家世。而足以通有無。時緩急者乎。既皆無之。而子願留。貿然造門。請謁。其不見納於豪奴固宜。隋珠趙璧。至重也。而急於求售。則市魁牙儉。得而低昂之矣。吳娃越姬。至美也。而輕於自媒。則廝養與臺得而戲謔之矣。何則。自炫其寶。與自呈其身。實有自取侮辱之道焉。禮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今君此行。不可謂非失足矣。尚曉曉然蓄怒於某氏之閭乎。雖然。達官顯宦。巍然坐廊廟。秉節麾號。稱奔走天下士。其亦當求古人禮賢下士之風耶。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周公為家相。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蓋古聖人之不敢失禮於人如此。史記鄭當時。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晉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凡闈寺無禮者。輒對客杖之。是皆有古人之餘風焉。故善處貧賤者。不可輕諸人。以失己。善居貴顯者。不敢輕慢士。以失人。

假山說

余宅後有山曰龍泉。龍泉山之前。相距數十武。曰葉公山。兩山之石最多。狀最奇。其

仰而立者如猱之升於木俯而伏者如熊羆犀象之蹲於山阿其穿樹根出而負之者又如龜之為跌而千尋之木屹然矗立於上也圓者可坐方者可圍棋鳴琴可飲酒賦詩其餘如嬰蓋如尊彝如白之屬玲瓏透剔不一其狀又有古松怪柏杉檜槐榆楓樟橡栗杞梓椿桂連理之木數十百本雜列奇石間蔥鬱掩拂嘻亦古梅谿峒間一奧境也顧吾屬生長茲山恒熟視若無觀邑里親串之游其中者心知其可愛亦未甚以為奇而牧童樵豎之驅牛豕過其地者牛就之礪角豕即之搯疥遺矢累累也其稜削之當路側者童豎往往鑿而斷之其類白者又或蠶溺其中而石之遭屈於茲山特甚蓋甚矣世之無真賞久矣湘陰郭筠仙孝廉嵩燕以道光丙午春偶至余家余從叔父後偕仲源仲權兩弟及從子光松光椿光輔輩導之游筠仙摩挲諸石嗟歎不忍去以謂平生游歷茲為稱最殊尤之產惜乎阻於荒陬僻壤為世所不識也若以茲山之石輦而致之通都大邑貴官達人見而珎貴之一日之間可立售奈何使其偃蹇窮谷置諸空虛無用之地也余答之曰否不然茲石之產於茲山不知其幾千百年矣得煙霞之醞釀歷霜雪之磨練雖為牛豕所傷童豎所侮而其磊落欒奇離奇倔強之真自全若輦而致之通都大邑則必命主人持畚鍤而掘其窟命石工持斧斤而鑿其根零離破碎已非完體及入達官貴人之第膠而合之

譽為峯嶺邱阜之狀。顛倒錯亂。一聽客之所為。工成具酒食。大召賓客。落之。衆客遂
巡視。視皆曰。山也。而孰知其為假哉。烏乎。茲石偃蹇窮谷。不求人知。今乃僅遇郭君。
耳。假遇有氣力者。足以拔取。果欲輦而致之。通都大邑。不誠斯石之大不幸哉。郭君
曰。子愛石誠善。前言戲之耳。子勿過為石慮。游倦而歸。遂為是說。以貽郭君。

退湖說

余來鄂。鄂城北有僧寺。曰長生閣。地閒曠。余樂而居之。閣後有湖。約廣十數畝。徧種
芙蓉。盛夏花開。晨起窗櫺。四敞清香。徐入。此身疑居蓬萊方丈。非人間境也。先是余
友張君啟鵬。寓此。顏之曰退湖。余嘗叩其命名之意。君笑而不答。噫。張君之意深矣。
夫江湖憔悴。不過之士。當其窮困至極。則思退而求息。古今人情一也。君以激昂磊
落之才。既久困一第。將退求數畝之田。於衡山湘水間。徜徉嘯嗽。著書自怡。因以退
名所寓地。君殆聊寄其將隱之意乎。抑以是湖當春秋之交。雨盛水溢。過時則洧。有
類乎無本之學。進銳退速。昧盈科後進之義。因以退名。欲為世之鹵莽治學者示儆。
抑又有見於擁高位。居寵祿者。戰利欲於方寸。忘宦海之風波。及至進退維谷。勢
同羝羊。始悔不早自引退。君得毋有慨於此。將為世之知進而不知退者。諷乎。噫。張
君之意深矣。且夫聖賢豪傑之生於世也。出處隱見。蓋嘗躊躇審慎。長慮卻顧。曾有

不得已之心非苟富貴徒貧賤為也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進亦憂退亦憂之數語者非范希文登高遠望感慨無端之盛心乎士不容苟進亦烏容忽視天下蒼生亟思引身以自便進退之間不其難哉若謝方無能而又憔悴不遇如余者固宜息耕資上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昔漫叟作杯湖銘曰為人臣者勿恣其作退谷銘曰干進之客不得游而以孟士源無情干進在武昌不為人厭可與泛杯湖游退谷故作詩招之今之退湖視退谷異若而無情干進如孟士源者今又果有其人否耶張君試訪之

重刻紀思堂集序

國初楚之以詩古文辭負一時盛名者首推黃岡杜先生茶村茶村絕意仕進寓居江南鷓鴣山屏謝交遊甘心窮餓以死海內士大夫識與不識重其文章志節皆稱曰茶村先生時同縣劉稚川先生亦以文名海內海內所稱為劉黃岡者也先生以順治六年己丑成進士廷對權第一授國史院修撰尋乞歸踰年疾卒先生喜操筆其筆心竭力為之者尤在制舉之文卒後門人陸君鳴時梓以行閱數十年哲嗣孫茂重刻之而以古文及古近體詩合刊體制非古識者病之頃黃岡令俞君鴻甫言志苦以近刊先生集將竣屬為序茲刻以古文詩為一集別錄時藝為一集體

制方雅較勝原刻。先生制舉文卓然為本朝大家。海內久有定論矣。古作以雄直之氣發為文章。其事理之通達。議論之疏暢。筆力之老健。近昌黎及廬陵南豐諸家。詩非先生專習。原刻兼存。一時酬應之什。宜從刪汰。俞君仍之意。以為去取姑聽諸後世云。方先生之伏處窮鄉也。里中有文昌閣。終歲閉處其中。博綜六經。左氏公穀。史漢與唐宋大家之文。旁及諸子百家。無不縱覽。時時招致里中俊髦。上下議論。每有論撰。諸人皆咋舌卻步。自以為弗及。而尤用力於省身之學。旦晝所為。夜必焚香以告。蓋隱然以理學名儒自勵。匪第求勝於語言文字之間者。迨對策大廷。洋洋萬餘言。所陳皆軍國大計。而於修齊治平之道。尤反復詳明言之。策既上。所言次第舉行。如御經筵講議。設滿漢學教習。併屯衛諸大政。皆策中所條奏也。嗚乎。先生抱負非常。遭遇聖世。當定鼎之初。能以聖賢治平之道。侃侃陳說。皆得見諸施行。用佐成國家億萬年有道之基。然則先生之出與杜先生之隱。固各行其道。議者烏得有所軒輊。鄉今天假以年。直第勛業爛然。其著作必駸駸乎日進無已。惜乎年逾四十。遽爾天逝。後之讀其文者。則又烏能不掩卷三歎。傷悼於不容已耶。先生天性孝友。太夫人素養最早。言及淚隨。其以祀思名堂者。志永慟也。諸父伯兄早卒。拊弟姪輩五六人。定於成立。婚娶如禮。雖亂離弗稍苟。嗚乎。先生於本原之地。敦篤如

是其為文也。固宜真氣洋溢實有不可磨滅之道。賜余不敏無以序先生。且有金會公及張石虹諸君子原序在亦無庸贅。獨於先生平生本末詳言之。著於篇以復俞君俾刻諸簡末。

從兄病終都門紀略序

道光丁酉余與從弟仲權同舉拔萃科。明年春赴都廷試。叔父以仲權善病。余亦非健者。命孟華兄偕行。試後仲權與所親南旋。余與兄肄業大學。兩人居京師。二載艱苦與共。性命相依。羈旅窮愁之苦。庶幾相與共忘之矣。兄固強健。今年秋偶患時疫。日益劇。醫藥罔效。遂以不起。實為己亥之重九日也。嗚乎。天下難得者兄弟。余從父兄弟六人。今遂弱一个矣。多病者固無恙。而無病者遂溘然長往耶。且夙非彊健者。猶孑然支撐人海。困頓於窮厄顛踣侘傺鬱塞之境。而幸保其生。而諸兄弟中之體最強氣最勇者。乃竟以一病遂隕耶。禮為從父兄弟服大功。余兄弟幼時家君與叔父嘗引方氏苞示兄。子書異日諸子其服之相為宜。從期之語為勸。小子謹識之。不敢忘。不意今日遽執吾兄之喪也。其哀痛豈尋常大功兄弟可同日語哉。別兄之來都。余與仲權實率以至。於此俾作異鄉之鬼也。慟哉。既卒之十日。瑤護奉柩觀由潞河旋里。一棺獨對。痛定思痛。已念兄捐館數千里外。疾亡頗和。叔父母及寡嫂無

由詳知侍疾者咎也。因於舟次敬志其病之緣起。卒之日月。與病時之醫藥飲食。殯後之衣衾給紼。記載成冊。寄陳叔父母。冀稍紓苦痛。且將俟其孤之成而謹付焉。其孤長者八齡。幼者才四齡耳。異日泣覽斯冊。庶幾兄弟交勸。明發不昧。勉為鄧氏。肯子。是又余今日含淚濡毫。鄭重詳書之至意也。至旅櫬言旆。賻之行者。為道州何仙槎。尚書文凌漢。長白子明孝。廉長。臨而助余。部署身後諸事者。長沙陳堯農。水部本欽。會稽宗滌。樓舍人績辰。道州何子敬。孝廉紹祺。武陵胡光伯。孝廉焯。湘鄉黃正齋。儀部楷盛。長沙周韓城。玉麟。邵陽黃柳潭。達道。武岡張南階。經督諸拔貢。及同縣王競。屏銓部家助。曾鐵峯。上舍毓春。陳子卓明。經能超。晏巨藩。參軍貽翼。羅碧川。主簿世瑤。諸君子也。附志於此。用示諸孤。有僕李二。蒼景州人。事兄病甚勤。嗚乎。死者長已矣。其亦念人間有白髮衰親。黃口弱息乎。且并念天涯萬里。有斷行之孤雁。急難之脊令。悲鳴迫切。不能成聲乎。悲夫。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舟次天津西沽。從弟瑤謹誌。

送江岷樵同年歸新甯序

道光乙巳夏。吾友江岷樵同年。送其師鄧君鐵松喪歸湘鄉。已從湘鄉過邵。訪余叔父濂溪。講院信宿。即歸新甯省親。瑤乃再拜敬送。而復申之以辭曰。方今友道不講。

久矣。平日申盟泣誓，肝膽披露，真若可以患難與共。死生相託，及有故，背棄不復顧。如秦越人之相視者，比比朋友之倫，既喪，推之父子兄弟之間，皆可從薄。又推之君臣之義，望其忠貞靡懈，能以身許國，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吾益未之敢信。嗚呼！薄之至矣。江君篤於友朋之誼如此，其入而能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出而能忠於君，君不可信，其能必然乎？始鄧君主講新甯書院，岷樵從之游。鄧君察其志意獨異，其後鄧君應禮部試居都，岷樵亦留京師。已而鄧君病，岷樵侍疾至謹，而其友關中鄒孝廉與愚亦卧病京邸，岷樵往來治湯藥，日夜無暇。鄒君尋死，鄧君病益篤，思歸，岷樵乃以一車載鄒君，屬其同宗溥霖送歸陝，而自護其師返楚。行八日，鄧君死，與中僕言不宜以尸入旅舍，恐主人有違言，岷樵叱之曰：曠野烏可殮急驅之入主人，即亦無如何，乃從容市棺殮畢，復載之行，備歷艱險，始至漢舍，陸登舟以達連道之濱，而歸於其家，經四千里之程，積六十日之久，斧資匱乏，僕夫瘠瘠，而君無絲毫德色，吁可云難矣。兩漢獨行之士，其於師友之應用意，獨全往往不憚數千里躬送之歸，蓋其時風氣醞厚，道義充行，故士君子皆知以學行相淬厲，死生患難之際，尤不忍忍然相置，揀之恒恐弗力，而其時史臣之採至行者於此，特詳著之於篇，以風示後世，顧此道不講久矣。江君具有古之遺風乎？雖然，猶有說，後漢濟北戴封詣太學

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至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瑤嘗讀其傳而疑之，以謂薄。父母之恩，虧夫婦之禮，雖勤學，猶未之取。君無子，有父母年衰老，既久居京師，曠定省，茲之歸，宜久留膝下，即以其時益講求經世之務。俟有子，慰老人，含飴願始再出，因大發抒其所蘊蓄為世用，則江君於倫常之際，無毫髮遺憾，而他日君之名位勳業，余又烏能測其所至哉。

丁果臣送友喪歸浙江序

往籍所稱獨行之士，送師友喪歸里，不干舉，不市德，惟以行其心之所安者。史嘗不絕書，顧其時扶服遠送，亦第弗辭跋涉之瘁已耳。未聞值寇賊縱橫之日，備歷艱險，忘其身以歸友喪於數千里外也。若吾友丁君果臣，送其故友王君喪歸浙，其風義殆非今世之所謂友朋也。先是，王君佐寶慶守魁聯公幕府，果臣與同居，交最篤。已而王君死，郡廢，權厝東郊外，間四年，感豐丁已春，果臣從長沙來邵，以書告余，將啟王君殯返浙，旋以一舟載之行，沿資水過小洋，小洋距余居五里，余亟攜從子光輔往，以羹雞絮酒拜醑。王君匿前，君仗旁若人子之喪，其親者，余握手悲泣，不自知其哀之不能已。蓋既痛王君，又感吾果臣至性之篤，之過人遠矣。果臣患嗜血疾，且困而具時寇氛四塞，鄂境及江皖皆有賊，舳艫連江，烽煙蔽野，行人久絕，躑躅獨以履往。

羣為君危。沮其行。余亦從容語君行宜緩。無以生者死者陷於險。君潛然曰。吾不忍死。友終為異鄉鬼。矢心久矣。不可負。且吾病久不瘳。旦夕或不測。我死恐無有歸。吾友之喪者死。且目不瞑。故決計為此行。子毋我留。遂命榜人鼓柁行。斯時也。朝暾初升。濕煙未散。漁謳發聲。山谷響應。余立岸目送。君亦倚檣遙望。岸轉帆隱。余乃循故徑返。江淹所云黯然魂銷者。今日始悟其言之至痛也。已聞果臣由長沙岳州至武昌。乃展轉迂道。躬歷諸險。幸免於賊。以達王君之故里而葬焉。且以贖贈所餘資。其老母妻孥。部署既畢。獨攜一僕返楚。病亦瘳。嗚乎。是殆有神明相助之。非偶然也。年來余領邵州濂溪講席。去年寒食。約彭曉杭大令往省。王君墓以雨未果。相隔咫尺。乃艱一行。而果臣以羸弱之軀。冒鋒鏑之險。歸君喪於數千里外。余與彭君得毋疚於厥心。而抱慚於死友乎。王君名治樞。字麗生。荆之龍泉人。優貢生。生有夙慧。讀書目數行下。縱覽羣籍。下逮醫卜。日者言。悉研究。罔弗通。少孤。事母至孝。以貧故。習法家言。資修脯。養親。游於楚。楚之大吏。甚慕君。守令爭欲延為上客。而君顧與魁公厚。魁公亦腹心任之。公守寶慶。值李沅發亂。甫定。宵小多潛伏。君語魁公。治尚嚴。凡郡中奸民。盡復盜賊。主藏之。為民害者。悉鋤去。而利必興。良淑必保。植賢人。君子必敬禮。而擇任之。最後以余叔父湘臬府君言。宜急儲義。假備凶災。君即日言於太守。行

之改通守舊署為義倉於是郡乃有備洪秀全之竄湖南郡戒嚴君籌戰守策軍書旁午口授指畫夜恒至四鼓未休積勞成痼遂以不起果臣與魁公哭之慟而果臣卒以喪歸昔昌黎祭于序文云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于託今觀果臣之於王君蓋不以勢為厚薄而能承其託者余既甚服君之高行欲以風示斯世遂不能已於言而序之如此嗚乎余愧王君多矣咸豐七年季春月

與崇海秋大令家塾書

僕南楚之鄙人也德行不足以服一鄉文采不足以庇一身自取棄絕於海內賢豪長者足下乃一見傾心以為稍異於眾辱而交之久之情好益篤且欲結為兄弟之好如世俗之訂為蘭譜者言之數四僕未之答請為白其區區之私焉僕年十歲時讀昌黎文至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數語誦未終篇嘗掩卷太息以為世固有若是之人哉甯老死不願相見也及年十三出應童子試所識者郡縣之士耳十八試舉人於長沙所識者九郡四直隸州之士聞見所及其中結為交遊如昌黎之所云者所在而有及二十五歲遊京師京師人海也賢士大夫之以文章道德援引後進培養人材為士人之所亟欲求見者未嘗無其人然而如昌黎之所云云者其人又豈乏乎哉瑤竊恥之故自出應童子試以至於今年將四十矣游歷所至

同輩之謬見親愛者嘗溺於世俗之賤約訂盟好僕輒婉謝之然未嘗一日忘其人嗚乎世之所謂密交好友者豈果有金石之堅膠漆之固耶大抵通仕藉者視其人官高於我又有氣力能推挽我則從而師事之雖年齒相去遠甚俯首稱弟子不少愧若其人與吾同僚而聲氣通顯可恃為夤緣之助則從而兄弟之互書姓名籍貫與其祖父兄弟及妻子名氏於簡交易藏者是謂蘭譜訂盟後兩家妻妾子女遂可迭相往來視為通家其窮而在下者亦各有兄弟之交用誇結納富其締交伊始泄之以神明申之以盟誓真若死生禍福可以以之而詩所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者信不誣矣曾幾何時向之結為兄弟者今忽視若塗人或成仇敵人未嘗不咎其隙末凶終吾以為始之不慎勢所必然足下閱歷多矣甯見結為兄弟者之果可恃乎故僕堅持初見不敢輕效世俗之所為雖遇足下至誠懇切數申前意亦終不敢破戒以從蓋道德之交貴以誠信相終始固不在乎稱謂之密僕文之厚也且人必先於兄弟之倫自問已盡無少缺陷然後可言交友若兄弟而塗人之反能執塗人而兄弟之有是理乎人亦甯信之乎孔子大聖尚云事兄未能僕於至親骨肉間負疚實多友朋之際豈能自信必如兄弟之親耶足下亦何所取於僕也且足下所約同盟之某君其人有高才而少篤實伏波所云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

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僕所與友歸必告諸父母及吾叔父。今先君雖見背而老母與叔父訓誡甚嚴。交游不敢不慎。誠不敢蹈馬氏畫虎之誚。區區之意。惟足下諒之。雖然。足下文章之美。風儀之篤。與眷待不肖之厚。則已銘諸心版。且將傳示子孫。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詩也。請為足下誦焉。

與黃生論妻黨書

足下頃言某氏子家饒於財。頗知讀書。而家事悉付妻黨經紀。致骨肉失和。家道凌替。足下以與交好。太息痛恨於其人。僕以為過暱妻黨。古今通病。如漢世后族寵盛。權傾中外。忠正黜退。奸邪諂附。罪盈惡積。卒至身戮族誅。者代不乏人。至莽賊竊竊神器。幾移漢祚。而其禍益烈。此皆北難司晨。以至於此。履霜堅冰。不可不防其漸也。是故聖人之制禮也。姑姊妹之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聖人之意。甯使至疏之里尹為主。必不可使至親之妻黨為主。非故薄於妻黨。蓋一過厚。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帝王寵任外戚。禍既立。至三公卿大夫士庶人之族。不顧大義。私昵婦家。識者亦目為不祥。夫世之但有夫婦之倫者多矣。今試觀宦游之在外者。入其官舍。大抵主人所最信任。而使掌其泉刀布帛者。察出入者。類皆妻之兄弟。妻之兄弟之子。妻之

姑姊妹之子而父之黨無聞也。富豪之居鄉者入其家門大抵主人所最親暱而使掌其田園貨物鈔摺簿記者亦類皆妻之兄弟妻之兄弟之子妻之姑姊妹之子而父之黨罕與也。余嘗謂妻黨不宜過暱凡但知暱其妻之黨者必不能厚於父之黨且因此疏間骨肉使有閱牆之釁且成鼠牙雀角之端者所在而有。豈第某氏之子為然哉。夫謂妻黨不宜過暱非謂遂不宜一加存恤也。昔晏子有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論者謂晏子先父母而後妻族服其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謂妻族不宜薄固也。而世人顧專厚之其不至於骨肉失和家庭凌替者幾何哉。僕因足下言有觸於中故以筆書此相質足下覽之。得毋嘗其言之近激乎。

教授文林郎周先生墓表

余幼時聞邑人言鄉先達有髻齡應試郡守以子男五十里屬對。應聲答以府尹二千石者。心慕其屬辭敏捷。而自咎質之甚鈍也。後以誥先叔父相泉公。知為吾邑周素方先生事。先生諱恭先。字素方。一字平山。學者稱平山先生。生有異禀。七歲能文。通五經史鑑大略。年九歲。父榮幹負之應童子試。郡守王相奇之。故以五字屬對。而督學桐城葉酉面試。詭為神童。其年即隸縣學。籍閱二年。為乾隆十八年癸酉。應湖

南鄉試監臨范公時綬得卷亟賞以三場病未與見遺范公出語其父曰是兒大成器登科稍遲固甚善又十年舉乾隆庚辰湖南鄉試丙戌成進士選雲南建水知縣先生以牧令為親民官遇事必求盡其職慎治獄性尤廉介建水故產金令多因緣為利有囚罪宜抵而讞已定將出之先生至閱讞牘曰是不宜出吏挾前令書稿固爭則力斥之其夜囚家懷重金求緩峻卻持益力因盡駁前讞問如律大府以故入罪先生遣戍烏魯木齊十年始釋歸歸後足蹟不履城市布衣蔬食躬耕自給與田夫野老相酬答嘗暑月芸於野憩柳陰下值歲試報罷歸者就問試題過者以其農也揶揄之默而退畢尚書沅先生會試房師也官湖廣總督亟稱於某觀察延為子師會寶慶舉行郡試觀察屬先生兩子於郡守而不使先生知及知即戒兩子無與試二子名維贊維襄雅有文譽以先生戒不應試即亦安恬澹終其身不獲青一衿然能讀父書守家法固不失為令子而先生律已之峻訓子之嚴即茲一事已可概見百世下猶足令人低徊想慕不能置矣先生喜吟咏與同縣吳蘭榮詩老樓以詩交最篤先叔父選其詩入沅相者舊集為作小傳謂蘭榮之詩專主才氣以雄博勝先生敏才鍊氣醞釀深厚格律渾成雖遭意外貶斥久處塞外而出語和平渾厚無激烈譙殺之音可以知其養矣其推重先生若此先生歿已三十餘載流風餘韻鄉

人多能道之。頃維贊維覈介其從弟維霖乞為墓。余固景仰先生。至久且篤。因不辭而述其梗概如此。俾往來過者。知為周素芳先生之墓。咸憬然生其效慕之心焉。咸豐十年季夏月。同里鄧瑤表。

例授武德騎尉候補守備鄧君墓表

吾楚鳳皇屬有鄧君諱宏升字雲階者。古之剛介君子也。乾隆末辰州苗匪蠢動。

上命文襄公福康安督師征勦。迄嘉慶八年事平。時鳳皇屬城外諸廟被焚。辰沅永靖兵備道傅公肅以諸廟載在祀典。例宜修葺。發白金二千。檄君購辦木料。君謹筮出入。令家人無敢私用公項一錢。一日晨出。曹蒸備過門。君妻就取數十錢。于菜值未及償。而君遽歸。察知大罵。將逐杖之。君妻屏息弗敢出一語。子萬鍾長聽請代。毋受杖。徐徐怒稍解。乃得免。杖君有妙適田氏居恒事之甚謹。日者偶語。君弟受二千金。辦公得毋少沾。視耶。君氣懣面赤。厲聲應曰。斯言胡至吾耳。姊豈弗知我者。而亦為此言耶。絕不與語。其妙蹈躋。弗自竊。即日言歸。余謂君以一言故。至欲與姊絕。良過。顧其律己之正。治事之嚴。不肖絲毫自苟。於茲益可信矣。軍興以來。王將之能與士卒共甘苦者。固不乏人。而貪利自肥。剋減軍需者。或亦弗免矣。倘悉如君之絲毫弗苟。能使士卒用命。賊豈真不能滅哉。即君一節之善。有足令人慨然長歎。敬啟。

太息於不容已也。君善騎射，苗匪之變，在戎行八載，大小數十戰，然酬不稱，庸以是又見當時敎功之嚴且慎。若此，在軍嘗奉檄稽察奸細，同事多以無辜，數嘗君遇鄉人從賊中逃歸者，廉實必力請於主者釋之。嘗云：取人頭以博富貴，吾不忍為也。事父母最謹，鄉族稱其孝。性雖嚴厲，遇善人君子，必屈抑相從，溫語終日。人有告貸者，輒傾所蓄以應，或竟不責償。此又君之內行厚德有足紀者。年五十矣，始生萬鍾，萬鍾雖武人，通文史，嚴正雅類。君歷官新化縣，把總，實慶協千總，軍功保舉守備，署寶慶協都司。所蒞能服其下，始至新化，凡舊沿陋規悉裁，法敬禮士大夫，有加。邑人翕然稱之。蓋其稟承先訓者素矣。萬鍾頃持君狀請為墓表，因揭其大者著於文，以為士大夫勸，且以塞萬鍾哀慕之思。

蕭府君墓表

邵陽隆回鄉有古孝子蕭國仕翁者，沒已六十餘年。其曾孫光南舉於鄉，邑人稍稍傳其孝德。光南為余言，益詳。遂再拜請紀，以文。余謂同郡有至行純篤如蕭府君者，即無子孫之請，猶當求其事書之，以為世勸。況重以賢後裔之涕泣以請耶？乃次其事為墓表，俾傳諸世。君諱良昌，世為邵陽人。生有至性，事兩親至孝。兄弟四人，君居季，析居最早。已伯仲歿，各遺二子。叔兄僅一子，忽攜之遠出，不知所之。方是時，家貧

甚諸孤梵乾無所衣食。君亟憂之。隆回固產漆。居民往往以所產質之他省。君少習是業。稍獲利。或勸之娶。君泣曰。吾兩兄死。遺孤無以自存。吾忍遽言娶耶。乃悉召諸子。復同產。率之質荆襄間。其後家漸裕。乃始娶婦。是時君父健在。當除夕。家人團宴。太翁舉觴屬君曰。兒能撫存孤姪。吾心滋慰。顧安得汝叔兄。父子一見。為憐。君跪白曰。兒並往。旬朝正四日。遽束裝。子身出。時兄音問久極。或傳其在滇。君至滇。歷訪數郡。縣無所值。凡離家六閱月。徒步萬餘里。質將盡矣。窮途哭泣。兩目盡腫。見者咸咨嗟。感數不已。一日薄暮。抵村塾。塾師朱翁亦邵人。君告以故。朱翁止之宿。且為僝之。曰。賀君明日兄弟即相見矣。君大喜。其夕復夢兩舟相磨。疑自以為兄弟相遇之兆。益復大喜。雞初鳴。即別朱翁行。天明至一村。落遇有曉汲者。執視類其兄子。呼之良然。蓋父子流寓其地。困甚。日夕思歸而不得也。君見兄。相持大哭。亟偕歸。與同居。太翁心大慰。勞君酒。復舉觴相屬曰。兒真孝子。吾死且瞑目矣。光南述至此。蓋嗚咽不能自勝云。君勤苦成家。有諸子如己子。家門嚴肅。婦女輩絕口不敢言析居事。年八十餘卒。卒之前歲。始為諸子析產。厚予兄子田宅。而令己子少受。諸子固辭。則曰。若曹佐我成家。甚劬苦。吾子勞逸既殊。受產距可與諸兄等耶。卒令少受。兩子亦怡然從之。嗚乎。世俗偷薄。日甚。兄弟骨肉之際。蓋有不可言者矣。府君所為若此。求諸古

之孝子悌弟所稱至行。足以感行路泣鬼神化異類者。又何多讓。顧其事烏可當吾世而俾之湮滅弗傳也。抑歐陽文忠公有云。為善無不報。遲速有時。斯固理之有可憑者歟。光南為人子孫宜益思所以顯揚之矣。

平楚頌

趙璘

惟宣宗成皇帝在位三十載。湛恩胤鴻。休烈煥炳。燠萬鼎。雕題文身之民。靡不被風濡化。浸澤灌沐。聲教所暨。喁喁如也。而湖南寶慶一郡。苗民孽身其間。比歲數不靖。二十九年冬。賊渠李沅發。結黨煽亂。立五營十行名目。據新甯城。戮良善。肆劫掠。前巡撫率兵往勦。績用弗成。今天子新即位。詔宮傅制府裕泰公督師討賊。

公自孟陬涖邵。陵時賊已棄城走。蔓延與黔兩省界。四出滋擾。鋒甚銳。公至。遣部將信賞。勦簡軍器。峙糧糴芻芻。分兵追勦。二三月間。連蹙之。賊黨羽略盡。夏四月。賊勢復張。相率竄粵之懷遠。守備劉宗熙等追勦。賊逃奔楊梅巖等處。先是公慮賊叵測。難驟除。即虛留一路。引其竄回。而各徑崗皆經。公曉諭毋或為賊通逃。羗民感奮。識大義。團練協防。公於要隘。遣重兵堵禦。賊不敢窺。遂潛由粵楚界山徑竄歸新甯。公探知。命擇險設伏。要其半渡而擊之。殲斃甚衆。賊退走金峯嶺。故新甯巨鎮。巖巖峭壁。南通粵之全州。東連永之東安。北界邵陽縣境。綿亘百餘里。亦與武岡接壤。洩雲散霧。咫尺不相見。其中徑路歧嶮。最便奔逸。公命諸營密加防禦。命提督向榮督兵分三路進勦。公移營居中策應。二十三日乙酉。天大霧。領霧如埽。公命左右翼夾進。前攻後守。提督向榮督將弁等躬冒矢石。由中路直躋其巔。自辰至未。殲賊三

百人有奇。生擒首逆李沅發。竝毀山中諸淫祠。脅誘者皆解散。楚匪平。六月初。檄沅發送京師。詔磔以殉。策功公晉太子太傅。伏惟我公天授智勇。克靖大勳。勳伐之隆。無所與讓。某公車敦迫。不得從事。戎行磨盾草檄。在京師時。每聞捷書。馳奏。拊踊無似。茲適還里。聞大功告成。輒依古作平楚頌一篇。凡四十韻。六百四十四字。雖辭薄氣靡。不足自效。惟導揚威德。警動荒徼耳。即以昭示來許。其辭曰。

皇帝踐阼。暘雨應時。中外稷福。懷而慕。思惟楚一隅。由民穴處。千峪萬箐。藪奸之所。已酉之冬。竇始構難。據城戕虐。既慄以悍。以羞為筮。以竹為弩。青人於鐵。血人於組。官軍既集。且圍且攻。文恬武嬉。未剪厥兇。皇帝繼續。咨汝虎臣。曰毋養寇。亦毋

虐民。孰紀而嘯。惟汝殄之。孰肯而從。惟汝遣之。公起視師。金節錫盾。犀甲蜺旌。照耀輶軺。後徒簡卒。秣馬厲兵。果入其罟。是討是征。惟公始來。賊勢方熾。急之則蹙。緩之則恣。公布腹心。同我袍澤。訓於羣師。克濟乃力。桓桓將士。惟公命是。虜孰是指。虜而不率。從公崇至仁。如幾如式。行不偏勤。止無兼役。部隊既正。誓號既明。雷動電熾。環我中營。我出我師。於彼近郊。執訊連連。遠布。賊黨卒遠。益狂而勦。奔呼叶。雲擾波流。有餌其誘。其動蠢蠢。以紅抹額。出。

注：賊於楚。於粵。於黔。金魚跳。擲將聚而殲。饋饋我公。大奮殿武。運籌帷幄。自營伍曰。茲賊徒。逸不受控。虐我鄰邑。其

又可縱曰子將士其贊助予以甦民困以正天誅大軍環集或左或右或倚其足或
掣其肘與楚之界羊腸盤旋軌不得竝駢不得駢我公詞知分師遂捕蔡羅躡礮義
不反顧我公神勇威謀靡元誘擒元惡如阱引狼獲其資糧與其器械其強既斲其
弱則潰元惡既眈敢稽大刑竄歸其巢莫之敢擾公與神謀算無遺策乃謀乃值於
彼窟宅乃發徒旅捲巖破樊乃獲渠魁致之軍門公親鞠治拳手極足輸於帝都
詔加顯戮糧莠既拔嘉禾遂生迺慰迺止靡陂不平始時苗疆迷入坑窞公與開導
滌濯汚染始時苗疆柔惠莫安公與綏輯室家復完公來五月民獲慈母公歸鄂城
攀號拜叩帝曰太傅汝功汝多錫之策命礪山帶河帝曰太傅諸將協心汝簡
汝奏綴組紆金陣亡是卹孤寡是廩豁租免稅渥澤流瀆伊昔方召平淮與荆采芑
江漢誕興頌聲公承帝命克紹厥猷匪慢匪虐惟凶人是求既殛凶人南邦震疊
作為詩歌以詠來葉

九日倡和詩叙

咸豐元年九月九日無錫嵇君樾生召飲於古羅城吳氏之大觀樓與於會者郭君
仁先其從兄凌海李弟志城顏君半山蔡君菽民與余而七酒罷嵇君誦白香山一
年年覺惜重陽句謂其流連景光慨歎身世一篇大旨彙括七字中古今人重九詩

意之感傷殆無逾此矣。余因議以律詩續白句，仿謝無逸廣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之例。仁先則謂白句七字，今會者七人，蓋各拈一韻以志斯會之盛。既而仁先詩先成，七韻各繫一詩，仍賦二首以踵前議。綜計之為數九，自是六人者咸繼聲其間，多寡損益不一，無不出其裁以相質焉。夫詩之道難言矣，昌黎韓愈氏有云：「惟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好。」又云：「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今諸君子皆伏閭隱隩，而余方以濯落假館，是邪不能謂之不窮苦，即其言之工拙未暇以詳，而所為抽思騁辭，一吐其抑鬱無聊不平之氣者，孰非遭遇之屯蹇，志氣之蕭索，有以摩盪而激發之也。則信乎韓子之言有徵，與方是時，粵西山寇橫甚，相以南戎嚴。天子有詩趣諸大帥討賊，而相陰實水陸衝要，軍書絡繹如環，繼於是卷中詩多萬目及之。覽者將有以見一時感慨所系，而不徒佳節登臨，從容文酒之樂矣。」

書徐海宗遺墨後

余年二十，與相陰徐海宗讀書麓山朝夕，相抱心異，其為魏晉間人嗣，是與之游，城南則情好愈篤。然余性孤冷，而海宗豪曠，其所常相與游者，或非余之所與游也。既而聞其病，驚。平窮以死，屢欲為詩哭之，未果。今幸邑子劉春福投所刻海宗黃初草堂詩冊，讀其九歌及前後秋懷諸作，則慨然以思。嗚呼！以悲，蓋數海宗負才不遇而

其所為浪迹省門。落拓顛頓而不悔者。誠有大不得已於中者。與李君季眉。撮拾海宗遺詩若干。竝尺牘十五紙。裝池之。頃以屬題。其詩率窮愁語。已見黃邨集中。其尺牘大半告急於季眉者也。管鮑之交。舉世莫覯。於此見海宗之能取信於友。而季眉與人交。始終不渝。高誼為不可及矣。

叔舅朱澤區六十壽序

歐陽泳

凡物之生皆足於用而必藉人以成人亦或藉以名故古來技能之士往往彈智巧疲精力憔悴專一計較毫釐分利以名天下而又必老其識豐其遇優游以俟之然後為之勤且繼以極於至精故凡業之成就恒與福命相倚叔舅澤翁先生少得外祖華訓公觀長隨伯兄秀章公學善騎射通武略中年補國子生性抗爽有巧思環村皆山山故樹茶多節目斑駁奉曲晨夕睨視因其有祭神似剗刻為禽魚花卉山川人物率逼真俗燈節各出百戲博里巷歡則肖獅象龍鳳古今仙佛故事消息動盪目瞬耳傾手持足行如生年幾五十偶省泳母太夫人泳與游附郭諸舊家舊家故時盤花所在多有悅之過數家盡得其術歸治圃署其品凌澗谷絕險人迹罕到之處搜剔無遺踰月得數十本踰年且百本植之無不活屈曲中尺度且早蕃舊家者莫及焉護持等性命晨夕風雨對之俗客至禁弗與觀然與泳善及為所心許即奪其尤弗吝過年植益多術益工移接布置更天然妙遠舊家者神其技皆願公一過為第其優劣然非其人終不一至也迹其智能所極雖有天授然苟非子若孫克其家又烏能解牽繫優游歲月窮日夜之力以底於成若此耶於是叔舅年六十有一矣神叔舅技者咸徵泳言為壽泳不敏竊以為菊花之隱者也叔舅則隱於花者

也為序而書之。

黃朝臣傳

道光癸巳。吾邑南鄉延壽園茂才黃子華開館於其家。數數為子言其先世諱朝臣者。明季遭紅寇亂。部勒子弟扼險禦賊。身死之。賊迄不得驄。鄉克全。其條教具在。子核得實。因為之傳。俾後世捍患者有所依據焉。朝臣生有明天啟間。果毅絕倫。諳兵法。崇禎末年。盜蜂起。蹂躪桂陽十室九空。慨然思守禦之策。鄉有留福巖。中空外合。巖漏天光。深約五里許。可受萬人。半巖有口。口陡下數仞。緣壁蛇行。始達巖腹。朝臣倡捐金粟。督率修葺。創鐵門於巖口。設雲梯通上下。門內兩旁甃礮。二高於門數尺。礮立四人執器械。賊入則自上擊下。無一得脫者。巖之腹。婦孺老弱處之。男女別內外。又括具鄉之財粟。盡實焉。使賊進無所掠。其強壯膽勇者。則編為六隊。隊六。十人身親訓練。分守各隘口。過敵而立大營。居中為策應。其法十人一隊長。六十人一統隊長。外設閒謀二人。機快二人。知書記二人。功過必稽。賞罰必信。一人勝賞十人。十人勝賞全隊。一人貶罰十人。十人貶罰全隊。故士皆用命。鄉之西曰輒頭坳。駐一隊。過賊自九峯至者。東曰尼山口。駐一隊。過賊自大官嶺至者。南曰深江。駐一隊。過賊自麻行墟龍虎洞至者。北曰山田江。排下嶺各駐一隊。過賊自百丈嶺及縣中至

者中軍一隊則屯郭家橋。今營盤坵是也。擊東西應。擊西東應。擊南北應。擊北南應。擊中。東西南北皆應。賊有數百人。自永甯鄉度大官嶺。勢張甚。截於泥山口。大敗之。至大分戮其半。至九分盡殲之。大小數十戰。無一挫。有司壯其能。表為延壽監官。一日賊自深江入。與大戰於冬茅岡。獲其魁翼。曰賊復大至。朝臣度力不能支。乃慷慨語其隊曰。賊所以悉眾來者。為彼帥報仇也。吾與賊勢不兩立。當以死赴敵。我死賊必燬。諸軍以全力繼之。殺不濟矣。聞者咸瞋目厲刃。以死自決。朝臣見眾有鬪志。乃持大刀斫賊陣。左沖右突。賊披靡。身亦叢重傷。猶手刃數十人。力竭被擒。不屈死。先是朝臣姪君煥為北隊長。賊之來也。分道入。煥拒於尼山口。聞變急赴救。遇賊於郭家橋。大破之。窮追至龍虎洞。殺賊幾盡。竟奪朝臣屍以歸。賊自是不敢復窺。延壽朝臣死之明年。有司上其事於撫軍。撫軍旌以保障山河額。今尚懸玉鏡觀云。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十四

羅汝懷

字念生湖南湘潭縣人道光十七年拔貢生官龍山縣訓導有珠浦草堂詩文集及湖南文徵彙忠錄等

婚嫁論

一

重刻徐莊愍公算書叙

一

重刻李文莊公全集叙

二

七律流別集自叙

三

駢體三三編叙

四

瀛海論叙

五

讀東方朔傳

五

書楊太傅遵旨酌議裁練疏後

六

書盧忠烈與楊武陵書後

七

書陳忠潔公殉難錄後

七

熊襄愍公廷弼東園十詠書後

八

與曾侍郎論文書

十

復曾侍郎書

十二

與馬岱青書

十五

復曾爵相書

十六

遊君山記

十七

稟葉樓記

十八

安愚翁家傳

十八

記竹垞年譜二事

十九

修職郎候選教諭黃君墓誌銘

二十

王

壘字子象一字亮生江蘇吳縣人著有壘舟園初業次業

畿輔水利議

二十二

靜觀齋詩集叙

二十三

書監鹿洲壬午忠節略後

二十三

甯國縣訓導沈君墓誌銘

二十四

國朝文匯丙集卷十四

婚嫁論

羅汝懷

謹案漢瑯琊王吉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壽夭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此至論也。而近日嫁娶之早。迥過乾嘉之時。民間為尤甚。雖家貧僅勉。子弟漫無執業。十許歲便為完娶。眾子皆一一為娶之。以示均。其意以丁多為強盛。又以為不早娶則致姪孫。而所以遂其生者。則未之計。抑又不。知姪孫之多。不皆鯁腹人也。無論生育之蕃。產薄難於持久。即其驟增數口。目苻已覺繁難。口增而實其口者不增。則立匱之道也。古制雖不行於今。而其立制之意則可思矣。大戴禮本命篇曰。太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此固未經聖賢準酌制度之時。若男以三十而娶。女以二十而嫁。則屢見於曲禮內。則及尚書大傳。勅漢文十。二季傳。此則成周定制。而王侯不在此例。左氏襄九年傳。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所以廣繼嗣。大夫以下。不得同之。可見其時猶守三十二之制。大夫且不能早為。完娶。况士庶乎。所以然者。男季三十。則士農工商之業。各有所成。斯俯畜有具。而性定氣充。子亦堅實。女季二十。則嫻習女工。修行婦道。力可勝服勞奉養。誠可明訓。子。義方。唐人詩曰。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豈不以艱苦嘗

則事理諳。乖戾清則名義重耶。乃以未笄弱質。使勞於操作。煩於產育。又或因以飢寒婚姻之禮廢。而夫婦之道苦。此之謂矣。夫戴記所云。男年五十。女年三十者。在今時靡不駭為異談。朕亦徂於習俗者之少見耳。昔乾隆中。鉛山蔣編修士銓之父。游幕四方。至辛四十六。始娶妻鍾。以生編修。文行名滿天下。子孫繼起。至今猶有由詞垣開府川中者。此年幾五十而室。獨子而屢世蕃昌者也。若三十之女。則省會紳幕之家。常有之。亦多嫁晚而昌其家者矣。自土俗有妻早子早功名早之談。愚者惑焉。牢不可破。遂至于甫勝衣而圖繼嗣。孫猶乳臭為營。仕宦抑知苟且之圖甯固。莽園之報難豐。有一定之理勢乎。今即不必悉如古制。但今男在二十以上。女稍稱是。若是者可專子弟之執業。可紆家計之急迫。可蓄耗散之元氣。可紆供給之物力。亦國家之戶禮兵刑諸大政所關。正本澄源之要務也。

重刻徐莊愍公算書敘

烏程徐莊愍公字曰君青。人亦稱為鈞卿。精通天算。居郎曹。宣廟召詢圓明園水高於京城若干丈。西洋貢器其用如何。公敷陳稱旨。臺官往往就決所疑。馬公始治算。嘗得元人四元玉鑑積思三晝夜。以意步為細草。人見而奇之。金谿戴尚書方文董孝廉葦爭相傳抄。以去。尤精於割圓堆垛之術。算術以測圓為甚難。錢氏本宋

人沈存中說創為進位開方法得周為三一六有奇一時信之公以內容外切反覆課之其說遂破對數表傳自西人云以屢次開方而得其數公以屢乘屢除法御之得數巧合而省力百倍蓋其精心探索思入幻眇故深造自得如此然不以自鳴也昔公開藩楚南時汝懷曾與眉席課公子震翌談燕之餘未嘗稍涉此術長沙丁取忠果臣以所纂算學拾遺質公屬余私敬其得失公曰是矣而見書未多吾向在維揚刻書甚踈今悉燬於寇矣他日貽所自著務民義齋算學一編余未嘗從事於此弗知所云也積藏而已是時公自滇南入楚攜副室子女各一人入居危城或尼其來或勸寄孥鄉僻皆不為動辦公籌餉綜核名費不為苟且補苴之計於大錢鈔票力格不行方輿即止故受累尚少持身儉約有通寒素及遭惠歸里悉鬻服物攜書十餘簾以行其後撫蘇守卒不盈四千倉猝賊至公整衣冠出督戰士賊遽前刺其額冠將墮手自正之烏庠此可以想其生平矣近纂湖南寔忠錄於附紀中為公立傳頗具本末尚未梓行而果臣以昔年親炙之故又與南豐吳編修嘉善商確算學書問性復謀梓公書編修固嘗受學於公而深入奧窔者也今所重刊即務民齋原本之五種增入垛積招盤一卷截球解義一卷其見於目錄而未刻者尚有堆垛測圓三卷圓率通考一卷四元算式一卷校正開元占經九執術一卷古今積年解源二

國朝文匯

卷十四

二

丙集
國學扶輪注印

卷強弱率通攷一卷凡六種求索弗得。以俟他日。當公延余授公子讀。長男萱時試於提學得優等。公一見器之。令與公子共讀。明年秋。萱赴節帥曾公之招。公啟重門送之曰。萬里之程。基於此矣。庸詎知越五年而公父子併副室。施幼女涇姑。及給役書室之僕楊安。皆殉蘇城。又九年而萱殉黔苗之難。往時一室相從。主賓像從。遂靡孑遺。故自公去至今。汝懷蹤跡。未嘗復入藩垣。蓋西州之痛。西河之戚。其情與事實視昔賢為倍徙也。於序公性矣。浩氣太空。下視人間世。願望種種。皆如腐鼠。曹何足一繫其念慮。惟結習所存。袁章絕學。固公之素志。今藉手果臣。使遺書復傳於世。以嘉惠來學。在公宜謂當然。然豈期冰霜摧剝之餘。湖湘間猶有兩故人白首相對。重誥公清風壯節。而盡然於是。編之。幸存也乎。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長至前三日。

重刻李文莊公全集叙

前明先達李文莊公。以奔軼絕羣之才。負伉儷奇偉之志。始年甫壯時。初膺館職。即上書執政。切直警動。執政大為感悟。得反三王并封之詔。嗣是居詞苑。而心存匡濟。典秩宗。而情切戎機。誠不欲墨守章句。習為曲謹。以自隘其儒修之量。其所啟沃。如經筵進講諸章。其所獻納。如以吏治日廢。人材日匱。請廣制額。精用舍。及策倭安攘至計。一再進戚氏兵書。諸疏皆其荦荦大者。然公之留心世務。不獨立朝。然也。投閒

林居不忘民瘼。邑有困敝。輒與邑大夫汲汲圖之。不惜代為具草。如增違餉。絕餉糧。行戶馬。及征丁戍兵編。來青靛。立服諸議。如落府膳田。漆口靛船。本邑錢糧諸牒類。皆剴切詳盡。洞中肯綮。蓋先生之於為文。理根於經。事練於史。情趣參於諸子。故意境恢奇。筆勢異衍。而曲豈足以達難顯之情。閱者無弗軒舞。學識詞術。可云並美。獨惜其淹滯詞垣。十有八載。廷為應奉文字。制誥之詞。至數百通。然此體固昔所矜尚。朝廷擇能而使。與此選者。以為榮幸。而公所謀擬。悉捐故常。指陳如論辯。策勵如詔令。其為有用。一與他文同也。往者河間紀氏論劉四部之書。謂公學宗陽明。復提唱二氏。今迹公生平在朝在野。無日不以國計民生為念。既意主事功。自以姚江為祈禱。而闡發良知之旨。僅見於選鈔陽明集叙中。其於他文。皆依據典訓。探求端委。莫非由體察考索而得。未嘗稍涉冥悟。而亦不標講學之名。即其名重東林。亦由中涓嫉忌而指目之。在公落落穆穆。固不屑託清流以自重也。河間又謂其崇尚李贄。案集末山居禠記一條云。庸德庸言。本無奇特。少年知解聰異。初時尚覺新穎。有越到底。只是腳踏虛空。李謫星近稱卓吾老子詩有曰。鼻孔生來原向下。勸君莫與鼻相違。言殊有味。此不過偶舉其言。以箴後生耳。卓吾老子殆當時之戲相稱謂。其詩亦游戲之詞。公又轉述他人之言。又戲語而非莊論。是可據為崇尚其人乎。在昔湖湘老

宿多通釋典。蓋亦風尚。公既抱負偉偉志在用世。而迄不得稍施。中歲多艱。家庭骨月之間。憂傷迭見。嗣息終以不蕃。其注經以釋偈。造字以熾心。亦以寄情遣境云爾。非欲闡其道以傳於人人也。公以崇禎初年。論葦邑西連水之游。地曰塘衝。距敵廬里許。汝懷少小時常往憑弔。翁仲石獸。屢有存者。慨然於故蹟之日。即溼種及見遺集。刻本儉陋。欲為重梓以傳。而久之未得就緒。今其族裔文學思海。乃能細校授梓。煥然改觀。使公集於二百年後復顯於世。而初不計囊粟之有無贏餘。亦志尚奇偉者流矣。光緒二年歲在丙子秋八月。

七律流別集自叙

律體肇於唐初。而七言為尤難工。詩家謂之長句。句長則隱通微眇之境。難臻。而稊糲沓之病易犯。故即有唐一代。專攻聲律。而盡能事者。卒不多觀。李杜齊名。而此體杜為獨擅。韓柳元白同稱。而柳州佳製。欲軼昌黎。元相蕪吟。遠輸太傅。蓋才分有獨至。而工力有專精也。風雅興衰。別有時運。迭為消長。莫知其然。以今視昔。頗歎銷歇。乃復情馳浮慕。不廢嘯歌。意侈小慧。罔事研索。又以近體簡約。成吟便易。幾於靈珠荆璞。人得握而懷之。自偏主性靈之說。大興輕重罔難。捷徑可喜。但圖媮解。益弛工斷。於是陳編皆堪閣束。而絕詣竟可取辦之無矣。其有資稟翹異。不安庸鄙。則又

務為險僻。不中矩度。揆之雅正。其失則均。抑知健積為雄醇。而後肆。先民有作。良楷
優絀。本自判然。盍取而一一核之乎。緝唐詩者。久有分體。其專編七律。則始鼓吹一
書。自時厥後。代有此集。新城神韻。亦專是體。唐詩既廢。時亦兼及後代。宋金元明。或
截至宋。或截至金元。其不取明者。以不高嘉隆七子故。或又從而收之。舊本流傳。固
不少矣。顧選家類。皆各據己見。舉一廢百。祇以自怡。非堪持贈。漆園所謂一先主言
也。昔江文通自叙襟擬詩曰。蛾眉詎同顏。而俱動於冕。芳華甯共氣。而皆說於魂。世
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諒哉
斯言。足闢蔽錮。夫參朮起羸。硝黃滌滯。扶偏救弊。隨證施方。未有壺中一草。肘後千金。
謂可徧及盡人。要諸畢世者也。又况鼈龜筍蒲。任韓侯之自嗜。鐘鼓笙管。惟吳季之
采音。奈何捐廣居而就別業。舍通涂而趨絕徑乎。素為茲編。自唐迄明。分為十有七
卷。得詩一千八百五十五首。取晉擊壤文章流別之義。以流別名之。譬之濫觴。歸壑
原委。攸彰。濟伏河奔。洪纖自別。若者濶翻大海。或則風靜清漪。惟厥狀之罔窮。在解
人之自索。蓋備督寡識。故鈔成見。亦罔散逞私智。而進退古人。牢籠群彥也。編緝條
理。別簡具之。咸豐十年閏三月既望。

聯體三三編叙

文章儻偶之體自唐虞迄漢西京書中往往間見東京則漸有體段至齊梁遂成且工而妙麗極矣唐初尚沿前代燕許而外四傑翁然負時譽其後樊南亦擅騰場而氣格遞變至宋而益變幾於不承權輿然徐鼎臣穆伯長輩猶有唐體也宋如歐蘇曾王諸大手亦優為之歐陽公辭安撫范龍圖辟命書曰今世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今廢已久思無好詞以辱嘉命蓋賤表啟札之屬以雅麗諧暢為宜亦當時所尚故幕府之才挾此以自表見歐公所謂不免作之又謂於職當作者職是之故至謂思無好詞則不以為易工又可知已蒙年二十餘曾此問津邇時而輟非謙視之實有未暇泊近歲從劉豫章投者紛紛屬為推轂以能叩容大率不任數室乃數士粗舉素制藝以外罕所通習亦緣無簡易之本以使從事乃撮取六朝唐宋之文各以三十為度命之曰駢體三三編意取適用亦圖易曉其他鴻篇巨製有不暇及則以待其人之自游林府焉而原流體格則略具矣惟初太極道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古人之舉成數者少則以三三喚三咽是也多則以九九霄九淵是也今要之以三積之為九雖造化奧助道不外是矧在一藝之末若或存見少之思則恐躁心嘗之者遽數不能終其物久之并其簡而已失也

瀛海論叙

漆園有言。六合以內論而不議。六合以外存而不論。夫以其思騰天潛淵。其口傾漢。倒漢顧艱於論議。何哉。蓋目所未覩。耳所未聞。心所未通。而論之。議之。不顧其情之妄。辭之誣。且率世之人。皆出於誣與妄。而其害遂中於天下國家。故聖人惡利口之。獲邦家者。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深戒妄言之貽誤於世。乃今筮之父。直舉六合內外而論議之。則又何也。夫瀛海之為糾紛轉轄者。幾一世矣。其始失於未得情勢。而操之太蹙。繼此日益蹉跎。大抵皆執振弱洒恥之常談。而不自度量。卒之弱愈甚。恥愈增。則胥動以浮言。指為鬼蜮。傳述種種惡狀。傾動天下。冀人人忿而誅之。究所為毀其室。戕其軀者。不過數見。曾不足損其毫末。而耗吾之金幣者。已數百萬矣。侵尋不已。錮蔽愈深。筮之父乃博攷載籍。證以聽睹。分別部居。不相謀廁。其土地之廣隘。勢力之強弱。皆較若劉眉焉。至於搜古證今。疏通知遠。視至怪之為至常。讖至難之皆至易。所以祛疑解惑者。甚至而安邊綏遠之道。即具其中。於以知角技鬪智之無庸矣。昔吳江計氏作壽南五論。世頗稱之。然彼所論域中耳。非耳目不及之地也。學術之弊也。經其其靡。傳束之閤。簡陋極矣。矧夫山海紀異之編。輻軒絕代之語。或畢世未之嘗聞。一觸於事。則人皆予智。不求其端。不訊其末。競逐聲影。群

馬一辭。卽所以然。莫能相喻。語曰。流言止於智者。無如智者之不數數觀也。然子思子曰。好學近乎知。釋之者曰。好學非智。而足破愚。是故智在破愚。破愚在學。學在好古。敏求不此之務。以終於愚。又不安於愚。馴至為誣。為妄。且阿隨他人之妄。與誣。而為之羽翼。則愚之甚矣。讀是編。而謂論議之易乎。不易乎。必有能辨之者。

讀東方朔傳

嘗讀東方朔傳。而病其猥瑣。茲閱全氏結埼亭集。而喜其所見略同。其言曰。史漢皆喜於文字見奇詭。而不論史法。漢書較史記略減。然如司馬相如東方朔傳。仍所不免。以史法論朔之辟吾邠。塵董偃。戒侈奢。其生平大節。三者已足。何得滑稽之媿媿乎。其實文字亦不尚此穢語。學者觀此言。可以知史法。知文體矣。昔沈叔園為查聲山求誌。銘於方望溪。望溪曰。愚為文不能多。述狀中語。唯聲山官禁近。無嫉忌心。表此而已。故望溪文以雅潔為宗。書曰。詞尚體要。如方氏全氏之說。庶幾知體要者乎。然而全氏所論東方朔。則又有說。史記褚先生補東方朔。附滑稽傳後。其文卻較漢書渾括。然即如漢書瑣叙亦不妨。以其原以滑稽標目也。漢書雖未以滑稽標目。而此傳實以滑稽為主。故贊曰。其滑稽之雄乎。其奔半篇瑣屑補叙。看似扯淡無味。乃正欲顯後來之作用耳。以無用形出有用。以無味逼出有味。文家抑揚反覆之法如此。

是則非僅於文字見奇詭矣。又贊云。朔之恢諧。遂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眾庶。僅兒牧豎。莫不炫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注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然則其瑣叙。蓋有意焉。而未可厚非矣。大約唐以莽文以徵實為主。樸茂典贖。其弊也。或失之蕪禡。唐以後文法愈密。意愈巧。詞愈工。其弊也。廓落枯寂。而真意滿。學者當參觀而慎持其一偏也。

書楊太傅遵旨酌議裁練疏後

案武陵楊文弱太傅疏彙。常德文中。僅載數篇。苦不見其全集。方擬從顯天錄中。采入斷章。以存事實。而楊駕部彝珍來。攜有刊本一冊。謂所得十三冊中之一。卷端題楊文弱先生集。攷弱翁官戶部時。刻地官集。及總戎機。刻中樞集。此集未知合二集與否。而十三冊者。駕部云無。卷首叙目。固非完帙。此冊繫卷三十一至三十三。則此莽尚有三十卷。惜其未併攜。十二冊以資攷校也。諸疏多涉勝朝掌故。固後人攷鏡之資。惜此編卷帙已定。難以多增。僅登二十餘首。而忠言讜論。已可概見。實足證裨官野史之誣。夫以二百餘年騰謗不息者。以自昔謠傳之故。自昔謠傳。以有妄為紀載者之故。而妄為紀載者。又以杜信道塗之言。而不見朝報之故。蓋當時軍務倥傯。

或以事宜嚴密或以所司懈弛故內廷斷制外廷已不盡知何況草野於是好事之徒騰其口說識者雖疑其不然亦無以正之此集中乞查紅本發給科鈔之疏所由作也而亦預知後來之必吠聲吠影矣當興朝之初謗書並作多出東南而亭林顧氏獨不惑於流俗之說其督師公于一詩推挹甚至詩云督師公于竟頭陀詩律遂更誰待雷魯陽又詩云林旭我光帝親遣元戎行北洛關和門三台動光芒且書大命後殘刑襄遂令三楚間哀哉久戰場索議者聲以武陵為誤國之臣而耳林則以為人亡國殄料謂為其故何與則以諳悉邸鈔而深知委曲也觀其與甥徐健庵尚書兄弟書云所集邸鈔凡二十餘本泰昌以來頗窺嚴略云云則無遺議於武陵者其不以此歟若石齋之劾奪情自是正論然其時烈皇環顧廷臣無可倚託業已委任豈因一劾而遽罷之伸楊柳黃勢所必至而東林之人愈不能平矣然漳浦固無意見也其被謫道出鼎州時登楊氏之堂與山松山梓兩公子甚相款洽弗宿怨焉或謂其門徒護師樹黨推助波瀾則又不然有彭士望躬菴之冬心詩可證華原王山文志云彭躬菴作冬心詩二十七首刻本行世其六章云吾少從黨諷人大言誅是相謂其思奪情虛功廢國後達開法益公詩謂蘇林性警取才讓江張能壯請更一二載賊軍盡摧喪後復得發詞何論官隆萬相江陵國威前之曰公道極妙在黃漳浦門人口中說出業善伯名際冰叔凡也躬菴乃甯都三魏至交而漳浦門下士也其詩具道光迷後得之致豈非日久論定公道自在人心哉

即謂其子顯天之錄。其曾孫文敏公超曾滙陳先世寃誣之疏。不無迴護。然皆確鑿。有據。豈盡荒唐。縱起張湯窮鼠之能。案爰書反覆鉤稽。而莫能加之罪也。雖其始召侮構讒。未必不由楚人起釁。而嚴平子始謗終悔。與躬菴詩意略同。茲編錄其與楊長蒼書。及密菴顯天錄叙。尤為生心相接。見聞親切之人。較之畿外以窺宮庭。隔世而談天寶之影響支離者。相去不已遠乎。丁卯長至拊記。

書盧忠烈與楊武陵書後

案其時密撫趙某為盧公所舉者。獲奸細梁內。供稱鄧高祖三人合謀通敵。鄧即希詔。高即起潛。祖即遼帥大壽也。此札所謂胸中如許怪異者。殆指此。故欲楊公力持大法。除國家大害。上文所謂冒昧披陳者。必先有一書直陳此事。故此書不更說明。所謂如許怪異。已在冒昧披陳中也。乃楊儀部廷麟作盧公事實。引此書而釋之曰。先是嗣昌常與密撫趙某言曰。秦檜是宋室忠臣。趙應之曰。能忠足矣。何必盡殺賢良而自忠。嗣昌無以答。故公札及之。此於情事毫不關切。即使武陵有此謬論。亦謂主和議為忠耳。可謂如許怪異事乎。後來小說遂以此札為詰斥武陵之作。其於文之語氣。亦俱不甚了了。竟以閃爍奸欺為直斥武陵。如此則又何望其力持大法也。觀盧公之於武陵。未嘗以言色相加。其作鹿忠節公善繼傳。末云。大司馬楊公文弱。

知公為深言公主平大節。不當註以殉城。其文作於殉節之前一年。如其不以武陵為然。又何引其言以為鹿公重歟。

書陳忠潔公殉難錄後

零陵陳忠潔公之殉崇禎甲辰難也。時方以御史督畿輔學政。按試易州。聞都城警。戎裝入援。攜三僕策馬窮一晝夜。馳三百里。馬上占臺。請募將勤王。比入都。見帝聲淚俱。請急出從。李忠肅公邦華守城。陴為群閹所拒。奏宮諭馬文肅世奇。即相持痛哭。約以身殉。十九日城陷。倉皇問帝所在。二十日始知煤山。凶問。即具冠帶北向哭拜。將自殺。三僕環泣持之。公與父書云。男負君之祥。義當死。節永用。永興。永公不顧。安力為哭。沮然。人臣義無所逃。於二十日。既自盡。公不顧作蠅頭楷書。凡十行。報父母。詞氣閒暇。末云。三月二十日。男某薰沐書。書畢自經。其死事之實如此。而明史列傳云。將出按部。都城陷。賊下令百官。以某日入見。眾懼。純德入。還邸痛哭。遂自經。嘗讀而疑之。以忠潔平生風節推之。何至為賊所懼。且云將出按部。則不謂其自易州入也。或曰。家傳不盡足據。列傳必有所徵。及詳攷之。而實不然。永州府志。修於康熙九年。湖廣通志。修於康熙二十二年。說皆同。而明史成於乾隆初年。乃與康熙中之通志殊異。未知何說。抑更有證焉。京山秦嘉系。以順治九年。買永定門外石榴莊葬公。其所為墓記云。聞賊犯京。先生在上谷。試士。假畏死不

入都門亦無有責先生以殉難大義者。乃獨於烽火中奔京師。推經以沒。可謂從容就義矣。證一。湖廣永州府知府張憫。同知張鶴齡。推官吳晉錫等。公祭陳御史文曰。偉公督學。投袂入援。以死從君。留訣椿萱。證二。鎮守廣西等處。挂征蠻將。刺印總兵。官後軍都督。同知楊國威。遣標下都司堵武鼎。楊起鳳。致祭。其文曰。公方於常山上谷之間。校士甫畢。滅士望公若渴。守土者連請不願。乃單騎入都。連章請召兵入援。事已無及矣。儻有先公而計及宗社者。何至決裂如是。余得陶大行之傳甚確也。證三。祁邑千告養親刑部員外郎陳翰。鼎祭公文曰。流賊陷京師。天子崩於大內。六月望日。鼎始聞變。北面稽顙而哭。即知御史澹元之必死也。亦為佐以哭焉。客言澹元久出都門。按保定不必死。鼎謂澹元即出都門。按保定亦必死。十月朔。訃音來。果殉主死矣。鼎哭失聲。竊自謂其能知澹元也。又曰。一聞賊警。即策青驄。窮一晝夜。走三百餘里。入衛勤王。證四。又楊國威。輓侍御陳公詩。叙曰。頒詔陶大行至粵。言侍御公不走河間府。乃赴闕殉難。未幾。其弟純恕。以訃聞。證五。夫秦君記墓。僅隔十載。諸君致祭。則在本年十月。當時見聞親切。豈及不可信歟。而墓記作於都中。祭文或作於楚南。或成於粵西。何不約而同也。夫入援之與。憫入。其差豈止豪釐。是不可以不辨。若錄中謂公成進士時。年止四十七歲。其巡按山西。繫崇禎十三年八月奉命。九月

抵晉陽俱與列傳不符。為當時鈔送檔案入館之誤。則猶小焉者耳。道光丁亥十月全謝山氏黎洲先生碑文云。至於死忠之籍。猶多確核。甲申則陳純德以俘殺死。史局依之。資筆削焉。攷黎洲碎於康熙三十四年。年八十六。則國變時年三十四。而其時已出京歸南中。阮大鍼持之急。喘喘不自保。會大兵南下得免。南中歸命。踉蹌歸浙東。其於忠潔之死。僅得之日後流傳。其於頒詔之陶大行。飄切飄泛。故明史不安於其說。而易為懾入之詞也。私家記載。可以正正史者。此類是已。咸豐庚申九月補記。

熊襄愍公廷弼東園十詠書後

光緒丙子五月中。清檢書籍碑帖。於叢殘中見詩律數簡。書似海岳體。而亂頭粗服。意弗尚之。及繕楨簡尾。署名江夏熊廷弼。斗然一驚。蓋熊公之詩與書法。向所未見也。往在江西軍中。於與國陳給諫光亨處。見公刻集。草草瀏覽。未見有詩。蘇撫陳公鑾刻有楚帖。曾見殘本。鑾為公邑子。自當收入帖中。未知此詩。即楚帖中所刻否。既近詢陳氏所刻。嵌置屋壁。經兵燹後。零落鈔存矣。案史。熊公以萬曆四十七年六月。經略遼東。泰昌元年九月罷。在任十有五月耳。天啟元年六月起復原官。二年正月巡撫。王化貞兵敗棄廣甯。公議薙難民入關。翰議請并逮二人。以申國法。至五年八月。竟

論秦市傳首九邊夫經撫不和公案曲在撫之輕戰而不在經之持重無可以殺公者。在繫四年。遂至橫生枝節。御史梁竊環謂公侵盜軍資十七萬。劉徽謂公擁家資百萬。致其子兆珪罄家莫償。自刎死。而為公稱冤者。武弁蔣應陽。太倉人。徐文勇。顧同寅。作詩誅公。俱罹法網。閻主奸臣之暴虐。一至於此。當公之再任經畧。乞教化貞慎重舉止。而化貞請兵六萬。一舉蕩平。廷臣多右之。令毋受廷弼節制。公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遇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門。恃有閣臣。今無望矣。何言之痛也。此詩作於辛卯。在再起痛哭就道之前。此跋書於壬戌六月。則在逮繫之後。其尻東圍僅半載耳。其時謂經兩勘之餘。誓不再受人間刀俎。孰知詔命即來。牽率以出。而卒不免於刀俎乎。雖然公儻避禍不出。優游以終。則此十首者。亦流連光景之詩人而已。惡能使數百年後見之者。猶覺生氣勃勃於紙上哉。詩殘缺失次存者八首。亦或缺句缺字。番首尾尚具。始得知為公作也。此中有長洲顧沅湘舟收錄經籍金石書畫之印。又為金匱錢益編華小印。原本出於顧氏也。

熊公才大氣盛。與物多忤。自作性氣先生傳。見刻集中。固自知其性氣不能平也。然其肩任之鉅。遭遇之艱。禍變之酷。豈委蛇養度者所能勝哉。亦正賴此崛強之性。旁

薄之氣矣。觚觶載公督學江南時。聯長几於堂。鱗次諸表。閱至拂意處。則拔劍起舞。以舒憤懣。嘗罵曰。宜興生儒人。蓋謂周延儒也。繼公為經略者。孫承宗高第。天啟六年三月。以王之臣代高第。自是改經略為督師。逾年。又罷不設。至崇禎十二年六月。翰命楊嗣昌督師討賊。則又稱督師。明制有巡撫總督。又有總制。而經略督師。則起於萬曆。天啟崇禎。翰而膺是任者。獨吾楚熊楊兩公為著。禍亦最烈。二公才氣相似。熊公初代楊鎬時。開原鐵嶺相繼失陷。公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必不可棄。泣任數月。法嚴令行。守備大固。及再任經略。建三方布置之策。聯絡朝鮮登萊。以為策應。與楊公議分各省官軍四正六隅。為十面之網。皆絕大幹濟。非紙上談兵者所能饒舌。社以事機不順。功名不終。此則時數使然。非戰之罪。然熊蒙冤於濁世。而得湔洒於興朝。楊得君於生前。而負癩疔於眾口。則又熊公所得為多矣。

吳祭酒詩。有不好詣人。貪客過。慣遲作。當受書來。二語。在其集。雙積字句中。獨為清適。故多誦之。然實一生不恕供狀也。無論禮尚往來。而苟為所當受。故之人。豈能輕致若其不速而來者。則博奕飲酒之燕朋耳。而貪其常過乎。熊公詩云。避客卻愁無客到。喜書偏畏有書來。所避者世俗應酬之客。所期者道義問學之客。所喜者朋好

情款之書。所畏者朝政疆事之書也。二詩句調相似而胸次身分則大不同。此家傑與文士所由判矣。

與曾侍郎論文書

前以拙彙各種就正值旌塵移駐衡州。即日晉塗塵譜例一編得邀瀏覽。承書指示謂臨本朝各家箋疏習氣。又謂文莫難於治氣。而自傷其氣之為慎。真詞家要妙之言。堪為膺服。然汝懷雖粗治小學。為文亦不專尚箋疏。而竊意文事固有不得盡廢箋疏。箋疏又非始於本朝文家者。請得申其說。而再求其正。譜而有例。則其創為之而不免流俗之疑惑。不得不為證援。子姓不悉喻文辭。不得不為疏解。非他文之悉出於是也。然箋疏之體。其傳最古。非肇於漢世之經師。易曰。文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文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記曰。經也者。實也。葬也者。藏也。射之為言。釋也。或曰會也。釋者。各釋己之志也。東方者。春之為言。蠢也。左氏曰。所謂道也。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萬盈數也。魏大名也。公羊氏曰。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於而也。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世世猶沓沓也。惻隱之心。仁也。狂者。進取

獨者有所不為也。凡箋疏之在經傳者，幾難更僕數矣。而漢儒之通德，釋名、詳字、諸作乃祖厥體，而為專書。匪惟專書，其崇論宏議一篇之中，時或錯焉。王子陽諫疏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偁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劉子政封事曰：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我釐醴。釐，麥也。始自天降。若此者，又可僕指計。且以傷氣而論，孰過排比重疊，而漢文乃有禛引書傳，至五六十句者。其詞意比疊，又不待言。以後來文家校之，將毋巧拙利鈍之殊哉。然不得以後人之巧利勝前人之拙鈍也。說者謂古人之文為渾樸，非惟渾樸也。原其徵引之辭，蓋守禮經身質言語之戒，故必則古而稱先。其素御也，必曰臣聞，或曰聞之於師。其所詛諭，輒引經傳釋之以明其義，而不必言之出於己。然而經傳具焉，師法具焉，恭敬退讓具焉。後之人反是，德不足則求勝於言，理不足則求工於律，而淳滿厚薄復有氣運之樞筦於其間。不盡涉文家之趨向，乃或謂判分於八家，則又非也。夫文之得以氣言者，莫過於唐之韓與宋之蘇。而韓之狀復讎，兩引周官；一引公羊。而疏解之辭句，不下十。其上宰相書則尤難。蘇之合祭六議，禘引詩書，周禮春秋左氏，并及鄭注賈疏水經注之屬，句不下數十。而詮釋之辭，且數倍焉。然則唐宋文家未嘗不崇古法，而無掩於其氣之浩然。學者或專取於奇詭說之章，喜其虛靈幻眈，以為勝古人之平拙。

遂於此界劃鴻溝。不知虛靈幻眇之涂徑。莊列已權輿於秦漢之前。其辭意皆超軼絕倫。然非文之正軌矣。且夫物必先有體而後氣附之。則文家論氣當兼論體。文有論謀有紀。紀有解說。而篇幅有大小。修短詳簡之不同。體有殊而氣亦有殊矣。且如春秋周官。細碎如紀賬目。而與詩書同列為經。尚書禹貢。顧命。體如周禮春秋。而與殷盤周誥之情辭數密。同居尚書二十九篇之列。尤異者。孔子以一手繫易。篇各不同。惟說卦與繫辭差近。其中復多奇變。而後統以十翼名之。然猶曰此古書。非可以後世文體律之。至左氏之傳春秋。已與今之文格伊邈。而長累千言。簡惟一語。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故體不同而同歸於達。然達則可簡。未達弗可簡也。而文家乃有尚簡惡繁之辭。夫蕪穢者文之病也。脫略獨非病乎。自雅潔之宗標。而文格高。而文品尊。而文律甚嚴。然因是而適成蹇弱者多矣。今有事物之紛紜蕃變。生人之材行志義繁不勝書。則將損其繁重。就其簡便。以成吾文之雅潔乎。是自為文計。而文之不繁乎。事與人。其貽誤實自漢之太史以著潔之言。柳州取潔於馬遷。屢索不得其說。而文家於字稍粗俗。相戒蠲除。豈知腎腸見書。狐鬼見易。孟說羹而莊說屎溺乎。甚至郡縣歲月。率多不詳。揆厥由來。無非尚潔。夫古人之於辭也。曰修。何嘗不言洒然。以潔故。而至使人不得其端委。則亦何事於文矣。今人每病攷据之繁。竊謂今日之繁實

由昔人之簡故滋論辨使其言之詳且周焉不少假之疑竇聚訟何自而生故夫文之事吾甯稍貶其格而微失於繁損已以繁即授人以簡通校之得失未嘗不相償也且今人之讀古書有不惜其簡而惜其詳者乎簡畧之病明人為甚張文叔治有詳得屬何地何人渺不能識先世故與強有連因致段馬展轉鈎考乃得其實湘中湘澤羅代者先十一世祖也今如段慶考據而為文又尚爾畧則與實繁區積何殊明瞭而已抑文之類不一為文之人類亦不一有碩人有才人有文人有學人豐功偉烈者儒長德皆得謂之碩彼其偶爾發據皆關民彝物則不屑屑於文而文莫與競者也負異人之稟志氣憤興而或見抑於時則宣諸文伸其抑塞為噫為悲為幻為怪無所不至皆才人之所為也而文人者無分窮達有志栽林謹守繩趨不失尺寸以求合於人之矩度而淺深厚薄之各視其力焉若乃究終始於遺經慨空疏之鮮用實事求是以期積累通貫而即於真知則劉勰氏所謂辭微實而難巧者而亦不必以文論若是者人殊而文殊文殊而氣亦殊又非僅體之別矣今閣下肩任艱鉅蒼生之所繫命碩人也則文亦從而碩焉不必箋疏亦不必箋疏蓋相醫者典據之宗姬公者詁訓之祖也惟克勤小物者乃能創建大勳於閣下有厚期焉若下走者衰推魯之資鮮鄉曲之譽進不足千時退無以自見積歲累月初則刺舉耗之繼則生計耗之其得鑽研故紙者皆出閒隙亦聊假以銷憂耳於為文之人之類

無一可竊以自居者。曾何足語於文事。重辱君子之教。乃復貢其臆說。還質於左右。焉如欲誘掖以進於文之途乎。伏候裁答。

復曾侍郎書

客歲歲除之前夕。歸自湘城。獲讀惠書。意指懇拳。重增媿赧。方閣下銜恤之日。悼駭失措。一以友朋之遊。罹鞠凶。一念時事大局。莫知究竟。然未能稍盡扶服之誠。并唁慰之書。俱付闕如者。良以閣下此次遭變。與尋常之以息歸者有殊。既不敢輕易措辭。亦不欲託為世俗周旋之語。故遂已焉。繼聞閣下以外人督過。博諮衆論。以求一是。而援禮經金革無辟之條。紛如聚訟。愈不欲引身其中。增為詞費也。雖然。外人之所嘗議。閣下之所執守。旁觀之所委曲調停。果能悉中事理而無惑哉。夫奪情之事。本出於變。而變之中。又有輕重緩急之辨。即明人論之。張江陵輔弼少主。於明有再造之功。而其時天下已安。無猝然之患。議其奪情是也。若盧忠烈。則當流賊猖獗。海內鼎沸之時。南七省倚之如長城。及武陵檄之北。揆臨之死地。賊遂南來。方州瓦解。戮辱藩王。拷掠文士。發掘冢墓。當是時。盧公即欲從容終制於家。修朝夕之奠。易祥練之服。其可得乎。是故盧公去而南服危。盧公死而明社覆。其身繫天下安危如此。而亦以奪情議之。此真枉死城中叔孫通議禮者也。禮無男女授受之法。而嫂溺不援等之。

豺狼言豈一端而已乎。且夫喪服者一身一家之私事。喪亂者天下國家之公憤。人臣之身既致。即不得自遂其私。故王事必期靡盬。而將父將母之不遑。古人之言事親生事與葬祭并重。後儒則曰推牛而祭。不若雞豚之速存。是養之視葬祭尤重。而國家之待臣工。不盡與人以養。而必盡與人以喪葬者。以養之無窮期。而喪之有限制。聊使人得自盡云爾。亦誠無術為兩全也。至并喪制而奪之。必事勢之萬無可已。故其事不及於位卑任輕之人。今以九重倚畀四海屬望之身。而下同鄉閭之匹士。固守經曲之常軌。一再曰兩次奪情。從古所無。豈足以為解乎。然而外人之營議。則亦非也。今之賊勢。散布南疆。各路大軍。皆足抵拒。閣下分扼江西。繼又偏駐瑞州。守株之待。無關緊要。一聞凶訃。疏發即行。五內崩摧。何能轉計。此中乎禮亦不償於事者也。迨優詔頒頒。僚屬勸駕。輒復峻辭。卻拒塙不可拔。鄙人不謂其守禮之愬。而服其自來之精。蓋度軍務非刻不可緩之時。而又無一援即起之力。是嫂溺當時苟力不勝。援亦徒冒嫌而涉疑。况嫂之未溺。而從而拯。嫂之擊焉。以強援之。無故而犯不韙。宜所不為也。今人不察事情。漫相附和。如鄭人之驚。伯有。輒曰溺矣。溺矣。惟某之當援矣。恒情常態。輕相責備。亦何足怪。則應之曰不必援也。病未能也。事定理。公論自昭。止諉在於無辨。而惡用多言。曉曉哉。且今者天恩高厚。許遂私情。賊勢

衰微不相救。逼願償志。遂何幸如之。乃復追尋怨對。苦索癡疾。不用雅馴之辭。惟杆
憤懣之氣。見與書亦何弗游心廣大之域。而欲與擔夫爭道。悍婦詬室耶。是殆德性間
學之中。或有窒閼之未闢。渣滓之未融。已不揆摶昧。請推論之。孔子曰。麻冕。禮也。今
也。純儉。吾從衆。孟子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是聖人不以道高而絕眾也。孔子有
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原思為宰。與粟九百。止其辭而教其分。惠鄰
里鄉黨。是聖人不以厲世而矯廉也。古者庶人在官。有祿而餘。夫有田。欲以使之。必
先養之。欲其不貪。必使不乏。彼夷齊顯高節於首陽。其不出而為殷朝敵愾明矣。閻
下隸朝籍二十年。里第廡庇風雨。田穀纔給體粥。曩者封公在堂。儉約可想。閻下食
二品俸。督師五載。軍中度支。不下二三百萬。而寄家白金祇二百餘兩。見與書於義何
居。寒士館穀之豐。往往歲取數百以贍身家。乃欲愈况而每下。以儉其親。以窘困其
妻子。然則人何不幸而出於富貴之塗乎。王者之有律令。所以制禁而杜私。朝廷亦
安得百官庶司。皆明通公溥。以為理者。故不得不立之軌。以範之。沿及末流。不能通
法外之意。墨守之。而法遂死。至取言觀人。皆有定格。務使人沮抑志氣。循守塗轍。無
或稍自岸異。以奉身無過。而立致卿相。且不為荐舉之累。遂使士氣蕭索。百年不振。
誠可痛矣。然欲矯之。而一切屏棄不用。則亦安能。漢高。雄武。除秦苛法。而亦自立三章。

為夫不三章。則群下罔所稟承。而殺人傷人及盜者無以別也。刑罰上下輕重。唐虞三代用兢兢焉。法家者言漢儒多顯門之學。亦以中有精意。非深造不能得也。惟蘇子瞻譏切時政。有致君無術之言。然以文網至密之朝。苟不能使國之更易科條。亦安責世之拘牽文俗。若以一人者孤行其意。眾咻而一傅。勢固不行。萬介而一通。又誰適從也。聖人之使人曰明試以功。曰試可乃已。未嘗僅取敷奏之言。而吉人辭寡。躁人辭多。辭尚體要。辭無枝葉。又觀言以觀人之法。未有不取寡而取多。不取體要而取枝葉者。凡夫有之。聖人無是也。今試有人焉。伏闕上萬言書。謂悉除從來之法。而盡誅天下之吏。然後天下可得而治。易棟宇以野處。斯無遂居之患。更烹飪以毛血。斯無口腹之欲。氓庶可黼黻。以參樞密。宰輔必襁褓而親任。負斯勢分不相懸隔。而上下可無睽離。其意既奇而古。其詞復典而文。將世之庸庸者聞而駭走。而聖人者獨從而取之乎。蒙之從聞下於南康軍也。非以壁帛之隆不可卻也。以謂軍旅之事。未嘗學問。儒者所恥。又冀陰以識天下奇士。及任久之。乃獨識閣下為奇士。所見四方之士。無出其右。何者。天下惟平實堅樸之人。可以幹事。軍務尤然。閣下無大僚尊貴之習。行履部伍。親操細事。庶幾大禹之櫛沐風雨。手胼足胝。故能船礮堅利。壁壘峻固。即糞廁亦有方隅。所謂道在屎溺。此非高談渺論。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見也。乃

復溫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賢之雅。循周諮之節。日冀奇士之來於前。然而戰弗勝。城弗克。饑弗給。奇士無如何也。閣下本奇而復好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古無奇策。況在今日。饑糶之匱。然生財之道未嘗無良法。尤貴有美意。鄙諺曰。官出於民。民出於土。今之折漕撥糧捐貲抽稅。皆出於民而出於土者也。其折撥捐抽之法。要在使民無怨。且使官無怨。則財原無窒塞之患。使民無怨。閣下所知而以為美談者也。使官無怨。則閣下所不知而以為肌說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撥糧自我。捐貲抽稅皆欲自我。見疏而不復有人之見存焉。雖軍務者閣下之專司。而民事者疆吏之職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閣下軍政必自己操。大權未嘗旁落。而欲兼綜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則聖人之設官分職。官事無攝者非乎。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以蒙莊之好。奇猶若存世俗之見。則庖與祝當各循其分。即質明行事。尸詔於堂。祝詔於室。索羹定不至。索服脩不至。索醢醢又不至。尸皇皇然祝訥訥起而責庖亦赧赧然也。明日釋祭。庖必先事而具。猶不具者。庖不待代而退矣。惡用越尊俎為也。聖人之言曰。有教無類。亞於聖者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故聖不自聖。其視可誅之人。皆可教之人。匪惟聖人。即吳隱。厲清。彥方。化俗。有明效焉。若獨為君子。亦君子所內媿矣。觀夫璠玲玉佩。用

親小君之容。饜飶有慈。不卻大夫之饋。坎止流行。與物無忤。是何氣象。若其刻懷陽虎。日接桓魁。則惠惠凋季。安得有耳順從心之境。并斷爛之朝報。無自而成書矣。閣下讀書稽古之識。遠軼輩流。而積滯柴腹。眾私填臆。往往而見。中頗從事五子。既而漸撤其筌。漆園俶倪之思。腐史激蕩之氣。久經陶染。遂移性真。隨手之變。不主故常。從心之欲。不免踰矩。觀人論事。罔用繩軌。祇屬於毛。不離於裏。扞撫陳言。詭為才士。市井庸妄。寄以心齋。揄揚過當。多所棄鄙。蓋定哀之際。是非頗謬於聖人。而仲連蹈海之思。淳然以起也。若乃人生聚散離合之故。則固有數存焉矣。前歲初涼之頃。李太守來談舫齋。喟曰。白鼠見此舟。殆難久居乎。蒙謂世溷黑白。何別於鼠。舟固多累。不足異也。維時筠州道通。咸懷西歸之志。已而同人大去。旅况蕭然。鄙人不好眾樂。則欣然獨據有之。以供嘯傲。復重加修理。比於密緻。為卒歲計。及長年投理。語侵暮客。瓦缶雷鳴。心知有變。遂徙糧糗。將及一月而後行。後聞其舟斧斯為薪。拉雜摧燒之矣。平生流連光景。多桑下之戀。別棹託經年。凡往來談讌。聚合散戚。死生始卒之數。皆繫此舟。縈魂所至。輒履我閨。曉風撼戶。山河邈然。夫人力不能保全一舟。安問百萬生靈耶。白鼠亦不知何往。致足悲也。山尻一載。重鑄故紙。塵事牽率。殊乏半功。獅僻孤居。絕無資益。然三益者流。求諸道塗。豈便多觀。以閣下之宏通。猶不免為一二

前儒所囿。他可知矣。入聲如土分寄之說。反復推遷。訖無以易。而聞者胡虛。自分糵
蒸年以千計。天壤乃有王郎。獨識其意。而心題之。唯乎阿乎。吾不能區。坵之和之。聊
以自娛。然王郎不常接應。吾軍終孤也。嘗求君子慎德之故。既有人矣。而不能生土。
盜已不過吾門。向平之願。方興未艾。木居之題。久刺。而祈者猶原原來。苦於剛接。詹
尹卜之曰。不家食吉。則出門一笑之。無已時也。久闊無緣相見。扶筇遠往。則應。鵲鶴
遮留。命駕僮來。亦恐牛羊突窺。燕勞雖背。弦望有時。埃之而已。至於意惜。差池。則當
在天地。民物性分。學術之大區。區抵牾。何足為言。竊維閣下。易練在即。終制匪遙。即
今戎事漸平。而還朝之日。內則樞要。外則封圻。安得顏閔之作。銜官。豈必蓬僑。皆為
同列。雖鄙管氏之臺。而原其功。不假卜商之蓋。以護其短。此則聖人之不測也。閣下
稱孝文之詔曰。捐牲細故。俱臨大道。僕則舉子桓之言曰。願鄧將軍捐棄故拔。更授
要道。手疾經月。裁答稍稽。春寒伏惟珍攝。肅候素履。諸惟鑒察。不宣。

與馬岱青書

承示大著文彙。散體四十餘首。駢體十餘首。連日檢究俗讀之。散體敘述各篇。波瀾
意度。駸駸入古。大有得於周秦西漢之書。論說各篇。亦唐宋大家之勝境。而駢體亦
雅贍當行。文人竝工兩體者少。而足下兼之。足徵才大而功深矣。區區之愚。所欲獻

疑者數端。方望溪氏曰：學行繼宋程而後。文章蓋韓歐之間。蓋古人之文皆以達其學問。道其行誼。學足以裨匡濟。行足以式鄉閭。斯其文亦有用而可貴。初無所謂古人之學。所謂古文之學者。以法言之耳。周秦以前。文體遞變。樸巧日殊。未嘗不有法在。而不以文自命。至唐人而論文之說始繁。然後世論昌黎者。只取原道佛骨數篇。而欲廢其他作。於河東尤多遺議。然則工如韓柳。且不能塞後人之望。後入更何能以此立命安身。吾輩於文。亦第達吾之意。寫我之心。而不必以專治古文。自為標目乎。足下以酒德自娛。亦助文興。故多為酒人作傳。淋漓盡致。竊意昔賢如無功靖節。皆有託而逃。無求於世。至於伯倫荷補。則酒之能事盡矣。吾輩方思出而用於世。入而庇其家。即專攻一藝。以傳於後。亦正宜俛焉。日有華華。而不必以酒自鳴。其類放。至養老之候。斯無嫌耳。文之閒致別趣。如丞壁記日哦。二松子姑去之類。亦大手所有。而明人小品。以此見長。殊非作家正軌。亦數見則不鮮也。至於漆園倣儗。厲史激蕩。同為妙文。不可方物。然庸德庸言。本無奇特。要當以易之立誠。書之體要為準。非是則文工而事弗盡。趣勝而理弗逮。故近世小倉山集。紀述多誣。而描寫每近於小說。出語又多習氣。篤實者弗尚也。唐人不乏乞句當路之文。大抵皆求汲引。而時勢與今迥殊。若但為監河之貸。則事甚細微。以煌煌大文。易之為莫莫。且有明珠投暗。

之虞而吾文亦因之失重矣。凡此迂謬之見，不惜貢之高明，以所期於足下者厚，故言之瑣屑如此。知山海之量，能恕其僭妄也。

復曾爵相書

宮保爵相國滌筆先生閣下。去年秋九奉到鈞函，并蒙厚卹亡兒，未提強顏祇領，缺然久不報謝，冀待遺稿鑄成，并奉鑒正，故此遲遲，非敢慢也。雖誦惠書，所以愍惜亡兒者甚，至所以故念下走者，尤為語簡意長，存沒皆當感刺心骨，不知愚父子之何以得此懇拳於大賢也。伏念亡兒自得辱廁門牆，過蒙教誨，稍能不染時趨，損利祿之見，蠲詭隨之習，生無儔類之營，沒有族鄉之稱，可謂至幸，而皆出自大賢之賜，即其生平辦香，惟在南壘，他無所嚮。今雖淪沒蠻方，知其魂魄猶戀鈞座，故購幣本所不領，而大惠竟不敢璧還者，體亡兒意也。下走素不以詒教兒，亦知兒性骯髒，仕路非宜，從不為升斗之望，而老失長下門戶，焉託書林蒐討，更乏臂助，是其長戚，徒以往所綴緝，多未成編，未甘竟付一擲，而又力小任重，忠錄之後，繼緝文徵，編校之煇，責無旁貸，此其費出醜金，不能不力疾圖成，以塞眾望，當初開黔燮時，或謂書當輟矣，而下走回鄉數月，摒檔家事，亦復書局自隨，藉勤遣悲，亦恐以悲廢事，愈傷亡兒意也。近語筠山中丞人處逆境，尤當自勵，若心意低坎直塌，則厲氣愈見，侵陵雖於

無奈之中。互相勸勉。亦所以藉慰虛念者矣。近史館遂取戰功事蹟。而亡兒曾未自領一軍。安有獨著之緣。即前歲征苗。振旅直前。以輓運多艱。增設水師。添募鄉導。遂得規復三城於淪陷十六年之後。亡兒實能與黃帥潤昌同心一力。而史館立傳。必黃為主。而董附見焉。寥寥數語而已。至其礮礮自守。未嘗經營進取。在軍五月。因見饑繼。遂不支取一錢。一諾友朋。遂與犯難同死。而不圖苟全。是其無虧節義之處。而史例只據實事書之。若原心推闡之辭。非所及也。曾以碑誌誄傳之屬。託之湘陰巴陵兩文家。而郭慙吳衰。未可必得。亦猶不及閣下知董之寔。僅得廁名一品集中。一經品題。百世傳信。是生死肉骨之大德也。頃聞明視有偏蒙之恙。此積幸竭苦所致。委實可憐。然養之得宜。當可復舊。望暫設左右二史。藉彼口宣。資夫耳受。休養久之。更劑方以為滋益。而當來陰陽水火之偏。不宜誤投也。茲有經驗法別紙開呈。洗可頻施。而不宜過久。清虛之地。不任勞擾也。亡兒遺稿。尚未暇刊。先將石刻并事狀告文之屬。寄呈法鑿。文徵校改未完。先將目錄。及楊武陵疏稿二卷奉上。武陵既負沈寃。疏稿亦世間罕見。故二百餘年。莫一洒之。全編之起廢闕。亦多類是。是以亟欲質之高明。而弁首之文。則邦人僉謂非公莫屬。汝懷其忍。以多端過勞我公耶。然使百冊鉅編行世。而竟無冠冕之文。以叙其由。則亦此邦之陋矣。如何如何。手肅。奉復。

遊君山記并詩

同治建元之六年。歲在癸酉。單開。長羸肇節。氣清景和。汝懷從長沙泛洞庭。以遊乎君山。七人中。惟吳夔縣人。曾數至山。餘皆未曾到者。乃從數百里外。數十里外。會合為一日之遊。殆有數焉。非偶然也。先是郭伯琛得劉孟容書。謂當從齒安歸至岳州。約往會作遊事。余以歲暮風雪將至。弗之許。而孟容亦牽於軍務。不果來。至是伯琛復得孟容漢上書。申前約。屬有刻書之役。日不暇給。而重違友朋意。且恐勝遊之終成虛境也。伯琛復買舟來。逐甲申朔。會於羅漢莊。越三日抵岳。而孟容未至。亟招吳夔遊。讌於岳陽城樓之間。而吾邑秦龍陽陳兩孝廉與湖口高進士。適司筦稅。迭為東道主。時天旌氣眩。汗漬腋背。及孟容至之明日。登舟往遊。則風濤大作。雲霧晦冥。十二螺髻者。不復可見矣。道書稱君山為十二福地。圖經言是山不受穢惡。又言山靈常以惡風濁浪拒人。崇勝寺旁山名有緣。謂有緣者方得至也。以見證聞。意古語非虛。下性者且廢然思返也。不得已從吳夔至城南占仙亭。酒榖備具。飲至夜分。各舟已泊南津。不得遂宿亭上。劉郭同榻。夔與建昌陳生同榻。而余與吳夔抵足談。至旦。併僦從。皆得卧具焉。既明起。望湖光漸朗。亟越南津。飯舟中。分途鼓柁。以達山下。躡亂石入徑。登九江樓。吳夔群從還庵。近歲所勅建也。樓踞高地。遙對仙亭。峰岫左

右翼之林木鬱蔚。湖水外環。景象特勝。於是右陟軒轅臺。址尋斑竹巖。左出僧寮。宋咸淳二鐵桶在焉。再由柳毅井。訪二妃墓。極據其上。枝柯糾結。若僧所指。為秦皇植樹者。其木為杏。雖不必果。經虛缺。亦不能測其幾年也。又左出田疇。憩崇勝寺。還至鐵桶處。吳叟復具酒飲客。然古稱山中常有酒香。漢武遣樂巴求得。而方朔竊飲之者。今則沽酒市脯。山皆無之。山經亂後。棟宇多燬。稍有補葺。不與昔符。初入時。薄霧微曠。最愜遊趣。脯後天陰。雨點間作。故不及拊山之背。然竟得為一日之遊。則亦幸矣。山距城十五里許耳。南北過舟如織。而至者罕。即余與吳叟期者屢矣。迄不克踐。若孟容伯琛方有四方之事。又皆真希文先惠後樂之志。或撫秦隴。或臨臯嶠。何自與山中人作緣。乃數月之間。併集此山。與山澤臞竹杖芒屨。相尋於草樹迷離。煙雲變滅之外。以遠余與吳叟朋舊之私。此豈秦界之民願望所及哉。要之有數存焉。非偶然也。是日辛卯。同遊者朱君鐵橋。亦自陝歸。而高陳秦三子牽於事不與。吳叟屬余為記。并繫以詩。

樹盤絕據依靈境。孰開關。雲根託蛟窟。洪波日蕩滌。蓬壺方縹緲。金焦遜旁晚。茫茫水無際。何自接山。絕端非禹功。成偉此造化。力神山風。輒引俗士阻。遊迹往歲北遊還。張帆未停息。卅年瘴煙鬢。翩飛羨羽翮。蕭辰欣結集。把臂快登陟。高樓蔚懸厓。檻

納水天碧。東亭嵌古樹。梢截膏不涖。繁林入夏茂。異草自古積。貢茶試初焙。稚橘共
新植。遷逸經陂陀。夷曠忽阡陌。蘭若昔時富。近付秦猷赤。無為悵頽落。所得在幽僻。
林雨點衣袂。弗獲窮所歷。聊償生平願。嘉貺固天錫。吳叟實東道。勤款遠來客。相饗
郭與劉。題詩勒巖石。

粟葉樓記

綠漪草堂東垣。迤北而西。叢壘樹簇盈萬。老樹數十。掩出叢竹之上。其拔地倚天。蔽
虧日月。掩出衆木之上者。則二百餘年古粟也。粟以知其年也。其上復有一粟。枝幹
未及古粟之半。自我生有知。即見之。則亦歷歲百餘。二粟相距數十武。乃有層樓起
乎其間。鹵面草堂。二粟若相翼蔽。夾持者然。葉發成陰。左右交蔭。若為蓋覆。葉脫則
積瓦縫。不可汎埽。此樓所由名矣。草堂故有樓於埽上。闕南竈列遠岫。而臨廣野。卮
落溪樹。相映如畫。以存藏書畫。榜曰虹月。及收儲漸廣。樓不足以容。常有壓墜之患。
樓上下故尻學徒。客至輒輟講誦。僮僕亦多於往時。當以次授讀。人與事皆宜拓室。
以為舒展。則每對大粟而凝然。以思。然憚興土木。費歛而時會不屬。莫之舉也。當意
匠締構時。未以告於家人。男萱婦阿周侍立草堂。東望粟下。因言嘗於宵寐中見東
隅樓閣隆然。旁舍傭夫相聚。篝火如有宿客。荷池花葉正繁。池故種荷。在卅年前。渠

幼時或曾見之。而以夏竦大何也。然訝其如有朕兆。而作室之志益堅。每歸休家。概則率老傭張如隆關蒙鞞。立址定基。使購材木。凡覽以待。如是者積有歲月。及歸女於郭之歲。借室人自省會歸。則樓已突兀在望矣。實同治九年。歲在庚午。十有一月中。經始。越月而遂成也。先世以乾隆辛亥冬。自鹵衝違今。居越嘉慶庚申。於宅東偏作書塾三楹。以謀伯仲諸兄。而又誅茅荒區。為小圃。稊植卉木花果。諸兄先後徙宅。汝懷獨居之。以水竹相映。顏之曰綠漪園。亦以名堂。而未嘗作記。以紀先德。然依倚數十年間。究無一日忘祖考。營造之艱。留貽之昂。予小子得以涵濡典籍。培老不廢。實惟堂之利賴。斯樓雖增其式廓。而余之得尻此。以涵濡典籍者。知復有幾時。是所望於後之撫此樓者。之不負此樓也。抑吾聞之。粟堅木也。有力之材。有慄之義。力則任。慄則持久。雖所歷春秋過多。其猶有與此樓相維於不敝者乎。

安愚翁家傳

翁諱在茲。字念庵。自稱安愚翁。姓陳氏。湘潭人。曾祖魏率。河道總督恪勤公同母弟也。祖樹蕙。縣學生。父本復。生二子。而翁其長。往子嘗聞邑先達宋公本。敬為廣鹵桂林守。以清廉著。而幕中友陳翁為司出納。常以鐵煙戈擊僕從。麾下憚之。既又稍稍聞里中有陳翁。曾在粵西訓蒙。其社後貴為部員。乃數千里寓書其師。極道幼時教

育之德。事隔數十年。其社之感。思不忘如此。時遠近頗異之。丁亥三月。予與妙倩周子詒。般。往訪於居停。則偉丈夫岸然道貌。發聲如洪鐘。予與周子悚然起。自是春秋佳日。或扶杖一過余家。某貧。廢舉子業。為村童。授句讀。以養親。恪勤。宋所自出也。故習翁。招入粵。倚之司筦庫。數年之間。出納累鉅萬。惟私靡其末。提一流。無以償。直告宋。宋一笑置之。而某邑令蔣氏聞其賢。延之教于文慶。文慶甫八歲。頗跌宕。宕不循矩則。翁痛懲之。開陳義理。及瓜。令他調。公亦思省母歸楚。比去。文慶思之。輒痛哭。翁出遊時。已五十餘。既歸。年益邁。依其甥唐氏居。忽有尺素來自都中。云翰員某致發之。則文慶書也。畧曰。自先生去。某未嘗一日忘諸懷。其得成進士而服官。政於部者。皆先生之賜。又稱其有父之嚴。有母之慈。勤勤懇懇。反復近千言。未幾。文慶出為雲南守。復以書來迎翁。翁年則已八十矣。翁之在粵西也。又嘗館於土司某。某顧事母無狀。翁引詩書責之。某為改轍。奉之如師。因為革陋規若干條。土民大感。去之日。民醵金以饒翁。嚴卻之。曰。吾方為若力除無名之費。今受若金。是若之脂膏。將不僅為官供。且兼為官之幕中供。吾則得矣。恐不止為若病。而為若世子孫病也。翁客粵西十餘年。凡三歸省母。翁故未娶。尻停有以侍婢獻者。翁曰。吾收犢子耳。而納此姦媾者。於義何居。曰。媿攜歸以侍堂上。翁領之。而卒不取也。所得資悉以奉母。復以其餘

為弟娶。既有子矣。弟蕩甚。卒子然一身窮以死。翁之歿也。自額其靈幃曰。以不了才之。又自製聯曰。物我雖多舛錯。去來本自倏然。以今年乙未九月三日葬。享年八十有六。翁讀書明大體。長於家。故訓蒙。一以未子小學為本。尤為近今鄉塾所罕觀云。羅汝懷曰。觀人者必觀其所與。以子識翁於嚮暮之年。烏足以知翁。然靜齋先生為吾鄉廉明守令之冠。與翁始終好不棄。一童子受教經年。至終身銜思刻骨。然則翁之為翁。蓋可知也。子近聞志棄。竊私心病其疏拙。而原為世遠。夫傳陳氏推闡闕家。且恪勤勲業在天下。乃未嘗有家業。其先世已無可稽。今來裔且寥寥。然有足悲者。予有子曰愚哥。甫數歲。翁來頻顧之。呼為小友。子怪焉。曰。吾先人塋域距子凡十里。而迤非若之託。而疇以乎。予為黯然。翁既無後。予又在草茅。不足以傳翁。聊為述其生平大畧如此。以貽其族中人。後之徵文獻者。或有所取焉。耳。

記竹垞年譜二事

秀水朱竹垞先生年譜。載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八月二十一日。八十初度。適有從弟有舟彝六之戚。罷稱觴焉。噫。此豈今人所能乎。汝懷往在制中。有來借素服往祝人壽者。谷以無可為祝之服。其所祝者亦素識也。又嘗見人將舉七子之觴。旋值國郵。意其罷矣。卒聞賀客之盈座也。先生一代風騷無道學之目。且傳有不刪風懷之

說疑若放浪形骸者。然其守禮而敦行誼如此。其明年己丑十月十三日。先生捐館。時從子甫田自吳門來問疾。先生張目曰。汝吳中來。知太守陳公近績否。陳公者。吾邑恪勤公鵬年也。攷恪勤以康熙四十七年十月補授蘇州知府。時年四十六歲。至四十九年十月為總督噶禮劾罷。在竹垞沒後一年。生平未嘗與竹垞相遇。而循績已能令人不忘。至錫鬯先生以屬纊時。而坎詢在遠。作郡之人之績足見其平昔好善而繫懷民物之大。雖至彌留時猶然。先生固詞人也。世之慕先生者。其僅以詞人目先生哉。

脩職郎候選教諭黃君墓誌銘

昔吾年既壯。未嘗出遊。輟迹不出郡邑里閭間。常恨不得挈侶遊。遂以暢其志。意泉歲戊戌。以時膺選貢。當北上應廷試。乃約同選醴陵黃君偕以行。蓋度君之興趣。差相合也。是行也。以普中首塗。迅過重湖。涉江濟。漢。質。獨輪小車。至汝南。小車便登降。望見道傍古蹟殘碑。便呼君同往窺。或分記其文。至旅舍。篝燈錄之。既易大車。從蘭儀渡河。取東道以達京師。試罷。吾決意南遊。君仍與偕。中秋前一日。連軫出都門。渡渾河。道在平東阿。越兗州。泰岱在望。迂行入曲阜。謁闕里廟堂。猶見聖所植檜二尺許。其夕經鄒縣。宿孟子廟旁。復從王家營渡河。至清江浦。買舟浮邳溝。至維

揚登平山堂。遂至京口。登焦山絕頂。東望海門。迴舟經金陵院中。潯陽以歸湘中。時則一陽動矣。舟車所至。賦詠談諧。羈愁旅艱。不祛自遣。故同譜九十餘人。或數數見。或一二見。或竟不得見。惟與君為最。君諱文鎮。字東壁。亦稱東伯。先世自粵東遷醴陵。祖諱懷瑾。文學。仕為浙江山陰縣丞。父諱坦。以從九需次廣東。生子五人。而君為長。君資稟岸異。蚤入庠序。好為詩詞。頗視輩流。獨與羅文諱協安相親善。陶文毅公閱兵江西。從萍醴。出長沙。文諱挈舟迎謁。有所陳說。又嘗以學宮禮樂不備。親往闕里。攷究其詳。固思為有用之學者也。今湘陰爵相少時。嘗主講濠江。得一卷。疑館中所無。已廉知為君作。則召而詰之。謂何不遂居門下。君以其辭亢。不為屈也。然君固取友甚殷。初與汝懷相識。贈詩欲相仿效。余甚媿之。然既定交。遂弟蓄之。多規少頌。北行時。太翁送。至長沙。諄諄見託。其實汝懷雖長六七歲。亦初涉遠道。惟君長託庇蔭。未諳生事。復工飲啖。受之以節。輒拂然不悅。余亦正色曰。不記堂上臨別語邪。吾有所受也。君乃頷首無辭。然不知樽節。屢都中多市長物。忽皇然謂子曰。今而知橐中贖無幾何。即間道歸里。猶患不給。惡能從君為壯遊乎。余笑曰。豪者亦有窮乎。第從吾遊。不憂乏也。比至金陵。偕謁督部陶公。鵬而驢焉。復有寄贖回湘者。囊復充矣。越二歲。余至醴。授經拜見重闈。祖翁縣佐公。德容粹然。語前事若相德也。先是

有甘生者同居郡館。錮於習染。閉戶不出。余詫謂君曰。渠吾同邑。只一詣之。君何頻款其室邪。歸醴後。聞常與典商款洽。則又愠謂君曰。志趣既殊。是當疏矣。既別音問。俱絕。微聞君復至京都而已。泊于寓省垣。辦書。君忽排闥入。長揖謝曰。別二十三年矣。前除習染。乃敢相見。耗資弗惜。傷生足恤。汝懷則大喜過望。以故舊重逢。又多君之能遷改也。嗣後或以鄉試。或倡修石路於潭醴間。得數見。而書問常通。然君漸有老疾。體果羸矣。君嘗自言。初娶於張。繼娶於廖。有二子。長運沄。從九品。前歿。孤孫鵬。頗知文事。未幾。鵬以應試來見。軒翥稍亞於祖。而秀朗為勝。書法亦秀瀟。可觀。君既病。鵬侍醫藥甚勤。臨終命鵬。求余為銘。幽之文。鵬後具狀來請。及見面。鵬再四。余以編校事。未及為。則又以書來。後訝其久不至郡。及前歲。丁丑。詢其鄰榮君。則鵬之沒久矣。沒且囑其叔父。運沄。無忘乞銘。嗚呼。人方冀鵬。恢張其祖之業。以有見於時。豈謂方長。即折。有如是乎。鄙人荒怠。夙諾致鵬。沒而猶視。故今雖奄奄。頽念為是文。而無當於紀述。終於乞文之意。為負。不為之。而無以慰孝子順孫之心。於地下。為尤負也。鵬字梓原。娶某氏。遺孤數歲。重可哀已。君生於嘉慶辛未年。月日。歿於同治某年月日。春秋六十有幾。葬本邑某山之陽。所著品橋漁舫詩。草數百首。皆鵬。緝彙。端楷書之。已屬武陵楊駕部錄入者。舊續集矣。銘曰。

舉世困役於帖括兮。莫知其它。高才出乎儔類兮。蚤工詠哦。唐賢措則兮。常出手摩。群籍雜運兮。悉以胸羅。蒙謂宜損花以就實兮。君亦意以為然。諒智力之罔弗克舉兮。曾何闕乎高堅。胡畀以質而弗玉於成兮。徒侘傺而促歸於九原。又小同之不嗣兮。使人念玉雪而煩寃。嗟頽齡之向鬢兮。倏閱高閣於五世。慙蕪文之奚取兮。聊覲縷以申其交誼。惟遺體之奠山阿兮。尚永庇乎來裔。

畿輔水利議

王 夔

天下有大計。可以寬東南之民力。而為國家裕足食之源者。莫如興西北之水利。而尤莫切於畿輔。然欲興其利者。必先有以操其根本。而達乎神明變化之權。然後可以成大功。而傳之久遠。昔北魏裴延儵為幽州刺史。立渠溉田萬餘頃。唐瀛州刺史盧暉。引滹沱溉田五百餘頃。宋何承矩於雄莫霸州。興堰六百里。元承相脫脫立分司農司。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遷安鎮。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期年大稔。明徐貞明水田議尤詳。嘗以九月任事。至明年二月已墾至三萬九千餘頃。卒為浮議所撓。論者惜之。此古營田之尤著也。本朝雍正三年。

上命怡親王周履三輔。大興營田。五年分立四局。一曰京東局。轄豐潤玉田諸州縣。自白河以東咸隸焉。二曰京西局。轄宛平涿州諸州縣。自苑口以西咸隸焉。三曰京南局。轄磁州永年諸州縣。自滹沱以西咸隸焉。四曰天津局。轄天津靜海滄州及興國富國二場。自苑口以東咸隸焉。其所引水。小則諸山泉。大則拒馬河于牙河白洋淀。小清河滄陽河滹沱河永定河。及海口潮水。運河潮水。自五年至七年。得田六千頃。有奇。此尤近事之可徵也。迄今甫及百年。遺蹟多湮。豈無望於修明其緒者歟。余嘗遍歷直隸諸府。攷其志書。乃知北方水利固可行。然亦有難於南方而不當一概

施之者。徐貞明反謂北易於南。夫豈其然。蓋南方土粘而固。故田腴厚僅數寸。而開畝出水之川。終歲不涸。北方土瘠多沙。雖尋丈之隄。水入則壞。此土質之異也。南方多水之委。且旁有所來。故源遠而流不甚激。終歲不竭。北方多水之源。冬春水涸。雖近河之田。常不贖。而遠者益難。及夏潦一至。則勢激而多壅。近河之地。先受其害。其去易涸。故下流所資亦無多。此水性之異也。南方氣暖。春雨常多。蓄秧蒔田。得及時。北方雨澤常稀。值雨則又憂水潦。此氣候之異也。且如史起引漳。傳為美談。而今志書謂漳水決不可引。亦猶鄭國引涇。而涇陽縣志言涇水決不可引也。非又古今之異宜哉。然則欲興水利。必先相其土宜。仿南方築圩蓄水之法。或開支河之流。或為潴水之塘。而又參用古人溝洫澮川之法。旱則引水。以至溝洫。潦則引水。以達澮川。然彼水之便者。可以代雨。而又以防其氾溢之虞。其餘糞田之物。播種之具。一切募南方人為之。其土之必不宜稻者。仍使之藝旱穀。旱穀不可以久藏。則於近地產稻之處。易稻以為積貯。又使多植棗栗。以供食。要使地無曠土。民無餘力。即不必盡為水田。而所得者已不少。則無論可省南方之輸運。而先有以裕北方之食用矣。由畿輔而推之於秦晉齊魯。其利皆可興也。然今之田。皆民間世業。豈可奪其目前自有之利。以供我之開渠築岸。相其水勢而行之哉。是必厚償其值。而募人以耕作之。隨時

以修治之。則公帑之耗。其可以省乎。故徐貞明亦言。憚於費財。而欲舉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吾恐尚不足以勸也。善乎許力臣先生之言曰。虞集之議。不行於當日。而丞相脫能行之。於至正間。以其時鈔法盛行。內帑不虧。而國用足也。然則欲營水田。必先講求鈔法。而後為之。不憂其無成。成之不憂其旋廢。斯誠萬世永賴之利也。夫。

靜觀齋詩集序

古人詩少。而詩教盛。後世詩多。而詩教衰。蓋詩莫盛於虞周。而尚書第載明良喜起一歌。孔子止稱誦詩三百。春秋士大夫賦詩見志。而不好自作。故古詩甚少。太史公以為有三千者。非確論也。後世文士。以詩為業。詩日以多。然合於詩教者鮮矣。夫詩教亦求之聖人之言而已。舜曰。詩言志。夫子曰。思無邪。又曰。溫柔敦厚。又曰。興觀群怨。則知為詩者。必有惻怛慈愛之心。必有剛明正直之概。蘊之以和平之度。昌之以博大之音。而後言足以持人情。維世俗。故詩列於經。非知道者不能作也。操此意以繩後代詩。惟淵明之高。峽少陵之忠。愛韓子之正大。其尤醇者。時合于道。而他作尚未足以稱是。其有淵源甚正。而才與學。或有不逮。則為濂洛風雅一編。讀者尚不能無憾焉。甚矣詩之難言也。余友張君淵甫。詩一真孤露。萬象畢發言。與理會。道以神趣。脩脩然與天為徒。則詩皆天籁也。嗚呼。然與古為徒。則詩皆古音也。其詞格雖異。

於三百篇而性情豈有異哉。世之為詩者擬古則拘，師心則蕩，其弊百出無窮，而尤甚者有二。一曰點詞，彼方藉口鄭衛風詩，不知齊魯韓毛古訓猶存，並不指為淫詩也。一曰幻詞，彼方藉口於離騷天問，不知屈子廢詞借抒忠憤，非好為荒誕也。而詩家昧於擇言，故詞雖益工，品亦日下。使誦淵父之詩，其亦可爽然自失矣。雖然，欲為淵父詩者，必先為淵父之學。為淵父之學，必脫屣於榮利，沈酣於經籍，蓋博其趣於詩外，而後得其妙於詩中。如是故足以起詩教之衰，列於昔之作者而無愧。不然而徒以求悅於人而已，則淵父之詩安得不轉為俗耳之瑣歟。

書藍鹿洲壬午忠節略後

千古最不平之事，莫如忠臣義士，駢首就戮，而弒逆之人享國長世。此在偏方割據時有之，而見之天下一統者，極於建文之世。方黃鐵練以至忠罹酷毒，而篡賊如燕王棣者，反得安據其位，而傳子孫。士君子讀史至此，憤氣填膺，較之太史公顏夭阤壽之慮，殆百倍焉。雖使鐵鑄其像，如秦檜跪邪王之墓，可也。藍子撰壬午忠節略，歷記當時殉難諸臣，以著棣之罪，而斷之曰：熱屍剝皮，發教坊，配象廬於殷紂，滅十族，瓜蔓抄，暴於秦始，屠戮忠良，亂於李自成，干此見棣之罪，萬死有餘辜，而諸臣之正氣，薄雲霄而光日月矣。讀者始為之一快，夫乃歎文人之筆，足以補天地之缺陷而

平其憾也。而其源實本於春秋商臣弑逆有楚國以令終。而春秋書之曰弑。嗚呼。亂賊亦能無懼哉。蓋子可謂知春秋之義者矣。

甯國縣訓導沈君墓誌銘

君諱欽韓。字文起。號小宛。其族望出吳興。遷蘇州木瀆鎮。至君已六世。曾祖楫。妣仲氏。祖載熙。縣學生。妣錢氏。考培宗。貤贈修職郎。妣馬氏。貤封孺人。君東資極敏。為學甚勤。嘗暑夕苦蚊。置足於費。校書至漏三下。家貧借書於人。計日以歸。輒寫其要。遂淹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古今別集彙集類書雜記。故君學自詩賦古文詞外。尤長於訓詁考證。其所為制舉文。沈博怪瑣。常人不能解。年逾三十。始為縣學生。嘉慶十二年。舉於鄉。又屢躋春官。道光二年。選授安徽甯國縣訓導。十年。丁母艱。次年十二月二十日。卒於家。年五十七。君以漢書。顏氏注。凌陋。章懷後書注。雜集眾手。故有粹駁。劉氏注。司馬八志。文頗宏富。而少統貫。為兩漢書疏證七十四卷。卷率彙書四十頁。頁率八九百言。共二百萬餘言。又以左傳杜注多舛。為左傳補注十二卷。別為考異十卷。又以裴氏三國志注。專在補其事蹟。而典章名物闕焉。為補訓故八卷。釋地理八卷。又為水經注疏證四十卷。而古今郡縣之廢置。山川之沿革。皆具。又為韓昌黎集補注四十卷。王荊公詩補注若干卷。文集注若干卷。又注范石湖集若干卷。皆深

明唐宋兩朝典章故實。故多能得作者之志。凡君所注先寫于書。上下左右幾無間隙。乃錄為初稿。久之增刪。復錄為再稿。每一書成。輒三四易稿。他若陳祥道禮書。王施查三家蘇詩注。王昶金石萃編。隨手糾謬。積成卷帙。凡君著述。幾四五百萬言。又節錄太平御覽。雲笈七籤。法苑珠林。為若干卷。較原書十存二三。而菁英悉萃焉。其幼學堂詩集十七卷。文集八卷。皆極華贖。屠君孟昭為之刊行。君好接引才士。而賦性剛褊。有劉四罵人之癖。世亦以此少之。予得交君晚。讀君著述。乃大驚服。聞君之歿也。家無餘財。不克葬者十年。嘗與寶山毛君生甫語及之。為慨然而歎曰。天下有讀破萬卷書。著書滿家之士。而忍其不歸於土乎。會毛君之友上海郁君泰峰。好古有行義。聞之助以葬資。乃共謀以著作遺稿歸於郁氏。庶幾能刻而傳焉。君娶王氏三子。長箕行。不勝喪。後君一月卒。次瓜行。天行。於是始卜地於木瀆之福壽山。葬以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六日。銘曰。

茫茫今古。冊籍群分。誰其健者。彊識博聞。幼書嗜炙。惟我沈君。研經抉奧。攷史解紛。既華既實。發為高文。穿石務漸。治絲戒赫。名山事業。擔荷維勤。學豐遇壽。天道奚云。靈山之麓。我銘其墳。